

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平江

艾穆

和甫

著

沔陽

陳文燭

玉叔

著

新淦

朱孟震

秉器

高邑

趙南星

夢白

臨海

王士性

恒叔

校

不肖孫日華輯

序

賀少保王公晉掌本兵序

始上詔少保王公入也蓋謂公有臣虜功云夫受

專閫重寄為國擔負不釋者臣之分也帷幄而授之
太阿俾得專而終厥功者明主之重用人也公名震
夷夏由京營而司寇其於兵刑赫然振矣居頃之本
兵缺 上若曰惟茲大司馬佐王平邦國九伐是司
今臣所不臣威靈暢於荒服誰為功者茲非王某向
勝矣吏部疏公名請 上允焉朝中士大夫咸動頌
相慶謂重臣柄樞筦國屹有泰山公之功著邊鎮有
大殫述獨以其督宣大時威聲虜魄適大酋休咎
之孫把漢那吉者入塞也人謂此虜一孽稚子何所
中國安危而公獨亟上書 莊皇帝謂臣今而得

所以制虜矣漢那吉入必為大酋所急大酋急而吾
諭以縛我叛人獻 北闕下我將厚待那吉遣之還
莫以是陰結大酋懼而虜必制於我且夕且欵我願
為外藩宜聽之當是時廷臣謂虜巨測洵洵議莫決
奈以書抵政府曰虜之躡我疆場常也今一旦輪要
領欵我異也吾得虜之異而不忘虜之常是欵非吾
恃所以為吾資也夫使虜忘戰而弱其兵吾乘暇而
脩其備異時虜欵而吾益精其所以勝虜者即虜不
欵而吾已得其所以防虜者此羈縻待詐而千載一
時也幸亟書弗失政府亦以余言為然頃之報可公

遂得玩太虜於掌股之上繫百萬犬羊絕塞外而貢
市成以元功受上賞天下之為兒童走卒莫不知西
北有撐柱如公者 今上詔公入而茲又畀之樞筦
者豈獨以公之望於天下者重哉夫非常之原黎民
所懼而持議論者每每好輕間而破其成自非身嘗
其事者何能息衆置筦國是而保厥功於有終哉故
公昔之外而疆圉也歎自公始也今之內而樞筦也
歎自公制也蓋一殊議安將心察虜情以冀得其虜
之異而又日夜淬礪其撻伐膺懲之長技以不忘其
虜之常者蓋皆於公責之若舉西北之長城鎖鑰而
一以屬公者吾故曰帷幄而授之太阿俾得專而終
厥功者固 今上用公意也夫大虜之歎一制而東
南山海之氛不足為公有矣昔周之為王喉舌者仲
山甫唐之身繫安危者郭汾陽以公不戰臣虜之功
倍於東方之役單騎之降而天下以山甫汾陽待公
者顯然有同情焉然則 上之用公寧獨謂今日哉
將若立有待矣余與公議歎合遂有莫逆於公又前
此休公京營今又代公司寇皆無能如公舉其職茲
以公舊卽吏戀公為述公功而竊窺 上意之所以
重用公者若此云

賀少司馬吳環洲總督宣大軍門序

天子特重畀之重臣專閫而寄則孰有踰邊鎮督府者
屬者宣大缺督府以少司馬吳公代 朝議謂三大鎭
要害猴火羽書呼吸緩急自非石畫重臣負文武材
具隱然建威而銷萌者何可令一日當單于耶乃今
慎簡吳公肩其重矣始虜之乞貢也賴當國者群議決
是公是時鎮上谷余移公書曰虜之解辦命交臂受事也
此天所以資吾而吾得借之以強也蓋以羈縻待詐而
未陰綢繆脫五夷渝盟有如漢呼韓故事吾及時提十
萬橫行無論荷戈旆闔即蹈

陰山之壘籍居延之場川龍城之旌惟吾所欲而何
變之敢圖當是時公然余議果練精兵數萬人余親
見其無不一當百者頃之有謂以兵疑虜者公遂稍
稍弛焉夫躁而梯寡非計玩而湏亂非計洛水作師
昆池象戰古帝王何為者乎故君子不為急則脩具
緩則弛擔時方戢戈索矢號天下承平日忡忡如對
壘今百萬大羊視若虎豹在山豈必俟提袍秉劍乃
為習耶夫宣大為漢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所嘗
度慕輶虜首數千金師還者也今為虜入欵地夫夫
二鎮通市則九邊無恙二鎮閉關則三陲棄城詐謂

可一日懈防耶公項撫上谷以一鎮當五軍于六年
兩成市塞垣以北穉人終銍刈之功而亭障廢者咸
新安兵費積省數百萬歲免邊民於血刃者無美
天子勞焉晋少司馬今復重界公譬之烏獲千鈞嘗
之素而任之敢夫以公之德望威名赫赫在谷為虜
信憚非一日矧今又握節制重兵願欵者虜制欵者
我欵而虜備可欵而虜忘不可人情溺晏安堅銳之
徒不烽燧不警余願公如曩之告公者於諸鎮中取
財於素夷蒐卒於勇敢時訓練節紀綱懸賞楛若撫
若守不以妨戰令帶甲控弦之衆氣樂散雷戈耀杲
其植赴赴桓桓於域中而折衝壓敵勝於無形則制
威在我三大鎮可永永莫矣此衛霍讓功而文武論
忠者也公其尚之易曰襦有衣袽終日戒豫也詩曰
憂樂憂憂心悄悄美懼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言悅必先之豫與懼也公蓋社稷臣
有其重矣

賀秘書黎瑄石晉秩潘大夫序

司馬相如在武帝時帝讀子虛賦高之發為生不並
時之嘆至其召問而以為即也實由狗監侍上為推
轂馬融通博三入東觀而以上廣平頌取忤十年不

調夫相如文遇人不遇者也。融人遇文不遇者也。然
要之二氏亦皆不可謂之非遇我。國家以時藝籠
天下之才，天下之才咸介藉是以嚮於用而所遇自
其所業，其或不束於制而縱橫千古以自喜者，若沾
沾鼓瑟好等之門也。而所業非其所遇，乃有用其不
遇者，遇而赫然成其名，以顯則今瑤石黎先生有徵
焉。先生家南海，上其尊君御史韶山公以直斥贈符
卿，仲弟惟和官史部而樹聲循良，則有若今臨川君
皆以所業遇斌斌世其家稱盛，而先生獨用古文起
自其為翰林，歷南北諸郎曹，西詔入秘書，當代自

予何偕復騷雅西京之業，以延於于鱗元美諸公先
主獨從白虎青藜中振金鐘大鑪之響，相與颯颯乎
歌太平以翊我。明之盛天下號稱文章家無不

知今木天中有大昌其鳴揚花風雅如先生者，蓋先
生之才與其官值而當於用也。然先生才雖當於用
而實不有其用也。聞先生為人其氣深深如也，含光
剗華如大圭不琢也。又如溫谷之噓而飲人以和，此
謂以不用為用也。夫以不用為用以故為木天重而
木天之地若不可一日無先生者，不則世非乏才而
何以兩從即署借先生耶。頃以世宗肅皇帝實錄

成增先生藩大夫秩又 賜宴賜金 天子所以寵

靈光大先生者不謂文士希邁睹者哉今夫獨行抱
藝之儔孰不欲納足著作之庠梯寸資效尺能以自
見而天靳其遇卒至含抑白首者何限先生文似相
如袞然荷 主上拔群之遇固無煩狗監為之先容
博如融而西入秘書與三入東觀事相類第其官以
文進遷而非若融之滯滯不調蓋文與人而西遇宜
莫如先生者足以光二氏未有之遭矣先生以不用
為用故其用大以不遇為遇故其遇奇也雖然先生
尤不有其遇也聞先生向休沐歸里締盟羅浮之猿

鶴烟霞者數年矣茲復戀 闕來長安而又曰吾倦

遊人也忍終負羅浮山靈乎以是知先生不有其遇
也今上親儒右文安知異時不如唐太宗引虞秘監
與談古今帝王行政樂聞規諷以行先生學又安知
不如詔許賀秘監千秋觀故事俾得放浪詩酒稱羅
浮狂客以成先生高此其遇固百倍相如與融也先
生僕之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與
定固先生所為不有也吾蓋窺先生矣余友王敬美
蔡伯華沈純甫輩以文字交驩先生快覩大拜之榮
屬余為文賀余不敏聊以所習於先生文之

贈司農大夫陸思山守興化序

莆中士大夫在京師者一日聞思山陸大夫之命則相與鼓舞侈一快而曰大夫固當吾莆哉夫吾莆自常袞以來秀文而美俗蓋天下簡僻地不煩操割即一長者卧之頃緣海氛甚惡莆首櫻其毒迄於今民猶有未瘳者夫緩而撫摩急而保障達權適治責在大吏也又齊氏擅山海為利宄奸而數蠹不可詰豪右非大擊斷莫定也守必俟才器無周者乃今陸大夫當吾莆矣艾子聞之喟曰公輸之斤宜木俞跗之劑利疴莆人言則大夫先聲之為也大夫機警有鋒遇事

如太阿出匣萬象辟易昔為理官建昌讞火疑獄數十此數十大獄者格於公與明而籲肺石號梧舟無以自白見者也乃大夫屏剽而燭照之萬口歸明大為臺卿應谷劉公所器嗣入為郎左曹督糧河西務頃之凍糧百萬石露積河滸矣又海運且旦夕湏之子萬艘矣而大夫策而應之皆濟又漕河關國大計而雲南司則居中持議以決策定功者也大夫以獨智折衷其間歲覆督漕者章至數百上運事賴底于績諸如決通海阻開河疏錢法執奏年例珠寶等事直以身當然謗蓋能聲藉藉部中矣此莆中士人之

所習於大夫而相與矍然傷一快者也嗟乎今人談
吏事難至於守又視為理為即難以余觀大夫則不
然夫御如范氏造父莫良焉謂其能登降九折而鳴
鑾八衢也不則人從而驚之矣鋒如湛盧蒙曹莫利
焉謂其能水斷鱗而陸割犀也不則人從而鉛之矣
何者嘗之以難且鉅而後天下之奇見也大夫其將
於莆徵奇乎然余嘗讀班氏書矣班言循吏人人殊
至其樸茂寬仁不冀幸名高而無淵魚之奇則券合
其民安其不擾即謗亂不忍散而社而稷之謳而吟
之者又不謀同聲如潁川渤海之厚豈不亦於國家
理道靈長有裨於人言大夫在司署中其氣深深如
也含光閃奇不求多於人又百冗雜沓填委中應之
甚閑而不亂其器如此夫是以能用其才也異日者
莆中當不讓潁川渤海矣

贈王雲石更賢導化序

豪曹天下之利器也大而用之則剝犀斷蛟之鋒著
龍媒天下之逸足也遠而驅之則追流星先飄風而
得以自奮其所長國家之以才官人也知此道矣我
聖明御極以來崇重吏治今年夏念導化為內祀劇
邑需賢甚急須得頗儒不常之才試而有徵者往焉

今天曹上可者各天曹博閱天下才令中樞利導
足者莫阜平令先也遂疏覆故公有今徒云阜平在
恒陽萬山中土瘠而民貧政俗彫敝為天下最例制
科起家者禁不以授公觀政天曹天官公習見公才
試之于尋常大都莫可伸手展足之地以觀其能而
後任之大且念阜平僻在西北隅如父病疋靡奄奄
就木之人冀旦夕得倉華聖醫投之以神明之劑啖
之以大還之粒令其躩然喜歛然絕而復蘇也公緣
是被命而來余時乞官歸省則病數千里外遭廷不
能竹一得公報憮然曰吾有幸矣遂挈裝就道無程
而底阜平比至覩阜平彫敝狀且什伯于前之所聞
而民之動顏歡呼喜得公如蒼華聖醫者嘖嘖同聲
焉顧以水主不習數於邑余問道之曰閭沔者光明
之招也震動者亨通之媒也公今試諸艱難正日者
得力處也矧大雅高懷自當浮雲世態乎公亦以余
言為然居無何見公日益履堅秉貞而遊刃于阜平
也百廢胥興曠然改觀矣積逋經十數年不輸也今
輸矣城塌不完也今完且雉堞歸如奕如矣殍且徙
者日相望于道也今歸廬樂業延頸慨化無復殍而
徙者矣慶序主率不文也今作之多方將昌于文夫

至是而阜平疋羸之疾其有瘳乎公之才其誠而有
徵乎夫前公而為吏者衆也類傳舍視其官而坑溺
視阜平居嘗怏怏不自滿矧能庇及士若民而一賢
聲即有聲矣僅務操切補塞罅漏借此覲除拜以一
謝苦海為幸無其大建明以公今所指設觀之信哉
豪曹利器不擇割焉龍媒逸足不擇驅焉而秉銓者
猶謂屈剝犀斷蛟之鋒于切割頽掣電追星之足于
窘途甚非國家官人以才者意也因更公遵化夫遵
化之地鉅矣而阜平之地之艱難且百于遵化公今
賢阜平其略遵化可知也顧遵化極邊而北近 帝
極則種種戎馬事已有重臣彈壓之且吏之才長于
批擣者得以自見近 帝則朝所注措暮可達之朝
堂而公以豪曹龍媒當其衝果何施而不利會見
聖明日有聞知必按醴泉召對故事亟詔公入夫余
宿寅僚暨諸生餞公于郊且覩阜平赤子遮道呼天
共挽而晉公之轅莫釋也聊述纒纒于公者如此

賀大中丞東源朱公巡撫應天序

天子計安元元于畿甸之外開府置戍歲簡大臣填
撫之然其人必長厚博碩廓然有天下之度者始克
撫庶而定亂隆慶己巳春東源朱公以同卿出撫保

定公前在太僕糾天下馬稱精旣而督撫寬仁御屬
屏絕聲威諸所愛養存恤六罷之積瘵以蘇其德如
春融甘澍入物無聲歲沱河水發濤聲撼天真定全
城幾不保公竭誠禱于神歛見河伯效靈水勢頓落
九月秋防忽報虜酋颺發逼紫荆關羽書日夜告急
天子震赫詔公禦馬公身領士卒直抵虜鋒神氣
自若目中無百萬犬羊日惟飭戎整伍誓盡殲群胡
隻輪不返也虜見軍容震疊褫魄瓦解事聞 天子
嘉曰其在朕其無西北憂居有項擢公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兵備并經崔若易州何君天津周君大名張
君相率悵公之南也徵余言為賀余惟公以太和元
氣拊循其民絕不見有操切訛激之迹可謂行所無
事途疆場有急則又以其身為萬里長城屹然如砥
柱之障龍門者非長厚博碩廓然有天下之度者能
耶晉之出將入相望達四夷者惟裴晉公宋之膽寒
西賊而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者惟韓魏公有天
下之才而度過之至今談古大臣之度者歸焉公之
度如重溟邃谷包統萬象不可涯涘與裴韓齊德南
中人思得公如饑渴公異時之鎮南不猶今之所以
鎮北耶或謂公為北撫凋瘵定疆場民用太和而廟

堂時以無恐似不可一日去此者乃使使而南
余曰不然南中我祖宗根本重地而天下元氣之
所會也故培養急焉非長厚博碩而有天下之度者
不可公之南固畢公東郊之意也矧天下大勢南與
北奚殊哉南北並于公繫重天子旦夕詔公入而
宅在端揆赫然接武裴韓事祭天下將席庇焉詩曰
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之謂也

贈揚公憲副滇南序

聖王之治天下遠邇一者也故其心常若舉四遐萬
里而運之當守於是莫安荒裔之謀有急於近扶輦
轂者邇者當軸元臣盡反前局體為請於上以邊
徼地須得聲望隆翁昔控壓之以顯寧而輯危故揚
公以是領憲倚之節於滇南頃掇叨厲於公仰窺公
之守真定也即古循吏何逾焉夫真定者古三輔之
國而西北阨塞之區也民罷訟器賦繁役重俗偷政
蠹廬廣墉圯兵弱武弛而文不振此其艱難倍百諸
郡矣又當天下孔道日劬劬勸勸迎送間不遑寢食
值時大寒暑幾見長吏揮汗成雨堅冰在鬚至苦也
自非兼才能守耶况守以最聞耶乃公德量如洪河
吐納元氣且履堅秉貞藹然主之愷悌而赫然建之

精明故罷者蘇墨者化繁者紆重者釋致而偷清而
蠹羨而匱繕而地起而弱且弛昌而不振以應而助
助勦勦則甚暇居二年畿輔守稱最焉夫是以有茲
徙也然徙必於滇者聖主莫安荒裔之謀有急於近
扶輦轂也不見公昔為即吏乎以即吏職獄有聲

天子為近而試之真定真定以課最聞矣而徙之滇
南昔近之今遠之蓋近之試公於盤錯而有徵故遠
之界公以控壓遐陬之責欲其宣 聖王不寤之化
於萬里外如近在立定也斯固 天子用公之意蓋

遐而邇者也滇處百粵之最南府衛軍民錯雜當事
者在識時因俗而為之夫安攘之責寄之通才柔遠
之畧歸之弘度謂因時順俗以為治而能威順疆陲
者非凡夫可效也以是知國家重視滇南矣公之才
與度蓋所謂太阿鏌鋌在畿輔則畿輔重在邊徼則
邊徼重何論遠邇且聞滇又漢時伏波將軍立功之
地也公奉簡書往臨之取推編黜結之衆因時順俗
而華易之於以顯寧而輯危此其莫安荒裔固即近
扶輦轂矣况又 天子詔公依輦轂有日哉是又公

豪俊非常之業與伏波相望者也其受公之知莫效
國士之報茲欲別公而靡於官守恨身相無從謹南

向再拜函致其語於公代觴焉

送龔君之光州序

吳中多高人若古張季鷹陸龜蒙輩脊以瀟灑絕俗之懷連蹀當代龜蒙以高士召不起而季鷹仕釋佳為東曹掾官不副才然二子之風流文彩延播後世至今談者高之乃若龔君者蓋庶幾有二子之風焉龔君產吳中有奇抱不耐齷齪意氣傾湖海試有司不偶遂遊京師入太學友天下士盡交當世之名人鉅公諸名人鉅公謂龔君才且翩翩有凌雲氣也爭愛凡下之日門巷候車十餘乘用是龔君名聞四方四方人一見為解龜倒屣無論識不識指數吳中高人輒曰龔氏子龔氏子云然君以才名自崇由太學又歷試有司不偶其風流文彩愈益著名人鉅公愈亦愛重下之忽一日喟曰吾窮年操紙竹逐青袍生熙熙穰穰角藝簷簷間不置也不將颯然羽乎造物者且竊為吾之熙熙穰穰也而嗤之夫資品者庸眾人所以自待亦庸眾人所以待人者也夫龍媒伏槽櫪而駕之則一瞬千里以龍媒不可以槽櫪觀也鴻鵠之在籠繯也而能奮六翮凌朝霞以鴻鵠不可以籠繯觀也誰謂識真於槽櫪籠繯之外者世果無其

人哉夫古有不階尺寸而勛烈震閭百代者抑又何哉遂謁選領佐罷於河南之光州也州河以南上游壤隣三楚土風景物之美足以供高人達士之品題遊娛故非光州無以見南江子亦必南江子為能重光州也夫陸龜蒙不赴高士之召寓松江自號江湖散人張季鷹任齊遇秋風起思蓴鱸東歸當時二子厭薄時俗識者每有蒼生之感獨後之談江湖與蓴鱸輒豔二子風格之絕俗而為景物賀所遭今龔君之風流文彩不在二子下而又得為佐罷究其施於民後之豔蓴鱸君要不獨以其風格肖二子而已者斯其於光州不謂重哉余與君莫逆嘗謂天之生人豐其才者多儉其官又或每每不得善地令人懊惱憤鬱悲造物之窮以君之才畀之鈞要即旂常鍾鼎之烈可指取而乃屈之佐罷然雖才高官屈而地足以適其情使其風流文彩不至為官所掩猶足為君少寬解若夫君瀟灑之懷何有於官與地哉 國家方釐拘孿恒調以求人於品資緝人之外君蓋老於吏者余不之論論其人於吳中庶幾再見一季鷹龜蒙焉

仕學篇贈楊大夫守汝州序

始余識楊大夫於借計北征時也面孔風塵黧體相
向猶旦暮談藝於聯鑣促席間弗休以是覓君之所
存灑然異之已而余從恒陽官京師與君不相聞問
者十餘年間君讀書衡嶽山中時從二三友朋登祝
融峰頭夜半觀日出海中顛金輪湧出性靈自躍如
駕灑氣凌太清意飛動不自禁久之嗒然而忘當是
時君之學益深文益奇而北上春官又屢躋嗣余以
言譴惶中躑躅天山瀚海五易春秋乃東遊登太華
絕頂擬向三峰借青鳥招祝融主人相與蚤首問天
而無從茲復吊二室三花道汝頴君聞之喜甚單騎
紫服遠之郊握子意氣相勞苦如此征時蓋君已蒞
任為刺史大夫矣入觀其政袪故張新振弛刷蠹沛
大惠於汝民監司之勞書冉冉下顧君雅好讀書時
從自公獄究千古即紫牘填委中猶與遷人寓公振
衣白雲之巔濯纓洗耳之澗而曰黃鵠志烟霄麋鹿
戀豐草其性然也一旦茲縲之則神弗王一行作文
學殖日落夫所貴於吾者固自有所以為吾者在也
奈何舍所好而腐鼠是糜乎蓋白雲峰為宋聞人呂
幾復讀書處洗耳河又巢父清風儵然激萬代者固
宜君有古今之慨矣余嘗從北征窺君之所存又聞

君祝融峯頭觀日事益知君雅抱有今日此可與世
之沉酣聲利者道哉雖然余有言焉大雅能俗大寂
能置至潔能溷其神完也曼倩陸沉於金馬南華吏
隱於漆園夫非達人之消息乘時龍蛇互用者哉君
昔學於衡嶽為汝穎也今仕於汝穎猶衡嶽也豈必
逃虛然後為適哉願君益覃其治心之學於汝以追
古循良即郡邑與有無窮之聞他日余當導君七十
一峯之上為我指點日出處相與發大酉之秘藏抽
荆陵之妙簡以究于不朽又不但已而一舉其君今
日之樹與余之狂歸之於無何有將師友造化而游
於天地萬物之表其斯以為學乎余以是預為故人
券故人存之

贈李肖峰晉司農郎序

儒與吏更相咲也儒操觚談天下事稱雄未卜其踐
也願持高迥逸俗之心而厭薄簿書曰茲吾何能捐
大雅從之吏受寄當事日勸糾結以其才周萬變
自謂於世有樹矣而詆文士為踈濶不適用斯二者
相咲由不能相兼也文中子曰執方之謂器通變之
謂道若此可與語道乎哉君英妙以文起閩中由金
山論從國子居國子三年商確今古凡履制度沿革

民俗降汚式用贏絀戶口登耗地里阨塞用不鏡鑑
獄究旦夕可取而措之行項試天官公音其文誦鑿
鑿當經濟晉君司農郎吏夫腐薪不可以撻兵渙泥
不可以膠物而鑊水盡脂於用何裨謂實之鮮焉故
也士以先王發家所貴宣猷展采萬應不窮而顧實
之鮮如腐薪渙泥鑊水盡脂焉國何賴矣奈何徒日
伴蠹魚守枯竹欲免於簿書者嗟乎君負兼才非拘
孿執方者又明習當世之故如前所云其於天下事
轉圜而應可知夫庖丁之刃無全牛造父之御皆神
駿夫因謂其才也又習也吾以是知君之必有樹也
方今大司農與諸郎吏議所以佐國之急即經國如
晏餉戎如何置弗言君舉其夙所鏡鑑獄究者以仰
贊主計當必有赫然可紀而獨善天下之官者其不
致為簿書者所誦咲也審矣昔人云不習為吏視已
成事國子非君之已成事哉余偕同案講業聞曹翺
翺百氏蘊奧竊喜有得於君獨多每與談時事張口
吐肺肝至曉曉詭浪無禁也則余蓋亦知君者故今
得論君之兼

送蔣卷野之姑蘇序

恒陽去思為者何次恒陽書院諸生共呀然惜卷野

蔣公之行而托之言焉以志思也先是幼翁陳公杖
藝於恒將萃恒之俊講茶院中思得經術行能稱最
者主盟其間故公有茲委諸生聞而動顏轉相慶曰
吾恒不大昌于文茲院號舍奕奕枚稱完美第供
往來諸青人把酒憇遊地若院事未舉也今舉而得
我羸公為盟主斯其運會蓋曠世一覩意者恒其有
興乎以故士咸駢駢集頤延頸一漑公道化乃公矢
心造士分諸生為東西班顏其齋曰居仁由義蓋將
以大人之事望諸生云徐呼諸生至講堂詔之以德
綦規勸之義而後及于文至其性度瓊敷又令人破
俗而消鄙穆偕同事語諸生曰人師難遭今院事一
舉而得良主公若此恒不謂運會哉若儕其謹服公
之明訓以交相倣勉而無為門牆羞無何忽有擢貳
姑蘇之報諸生恍然若有失某亦為歎戲瞻戀相與
私公之畱以終惠教而無從也乃為之言曰觀人者
先其識景哲者範其度今號遷人寓公類多懊恍身
名吐之聲詩鮮克蛇引聲利之表若李之于夜即蘇
之於僂耳者今以公之神情逸抱容與逍遙絕不以
升沉見辭色此其識與度在李蘇上豈淺淺者所敢
窺哉是可以徵公之學矣諸生之思公也其有得于

是焉否乎若徒泛泛戀離合悵去番則請諸生休焉
何也以公豪遊南國收東吳壯觀旦夕入而地在巖
廊教化洽天下恒當首及之諸生當是時必有雲蒸
龍變以彰我公作人之烈者今夫場師之樹榦栢豫
童也計在參天翳日而棟明堂迨參天翳日棟明堂
美人咸原厥本始歸美場師何者以場師嘗樹之也
公今樹恒之士矣而士異時杰然以仁義樹立于天
下者孰非有造于公者哉是公行且繫思於天下要
不獨恒為然矣諸生僉唯唯曰微師言吾儕惟知泛
泛戀啖合去留焉耳而不知所以思公者當有在也
其即此次書之以祖公行而志山斗之承思

賀楊大夫洴膺榮獎序

楊大夫為汝之明年而政成義問四塞監司大中丞
其公侍御某公某公交馳檄旌焉諸懿政具在旌書
中汝屬郡縣伍君魯山某君室豐伊陽某君共徵余
言為頌余嘗讀司馬遷論循吏曰身脩者官未嘗亂
也循理為治豈必威嚴遷之言余誠有味于今時矣
夫先王之治迭彙倫懸禮樂而天下漸涵于大道之
程此豈纖纖然美刀錐篋篋者能哉夫較德則稱歲
程功則稱紬者循吏事也非必有樹也然而其積深

夫急薄書為功能異通化為緒務者徒吏事也非必
有脩也然而其聲施矣積深者道光聲施者朕保此
吏道之別也今 國家以文法繩吏治以為是幾上
功象最課人相率豔于豪健自喜而不知得民獲上
名實遂施循良與豪健蓋相萬也大夫本道德之歸
原政教之則以吏汝兩造充瘕坐麾立剖鋒如剗庠
摘發摘之奇者弗神于茲矣而大夫無發摘也徵令
以時民無敢後尚催科者弗辦于茲矣而大夫不急
催科也黠吏猾胥目語額瞬于堂皇之上莫窺間而
售者皆屏足退即毛察而重操之者弗憚于茲矣而
大夫非毛察重操之也汝時有盜賊之警煮其大慾
而群眦魄褫善緝撲者弗善于茲矣而大夫不事緝
撲也諸所注措即豪健吏為之亦若是而大夫則本
之惻怛建之精明持之以廉出之以平初非馳驟其
民類豪健為也遷所謂循理為治者非耶夫是以義
問四塞而旌言交下也或曰大夫嘗讀書南嶽山中
植齋爾編夫廖曾者余莫逆友也知其人非早孛與
世浮淫者若朱公者余稔其人在關中庶而不峭直
而不褊和而不妍姁今之世蓋難其人焉夫不知其

人視其師與友大夫之吏以循名也有自來矣吳時
天子表異循良如漢世增秩賜金故事太固不之
覲也却縣諸君以余言非面謾者比次其辭于牘以
為大夫賀

贈邑侯張公序

人士治古先王之道而起家所貴直行已志耳名位
非沉下論也顧今學道脩文之士一旦界之有官遂
弁髦其平生而曰持古道而用之今猶操廣川之航
而登之陸曼曼不相入也于是習為脂膏媿媿以珥
謗銷以而莫大庸于時斯其人即超歷有赫其謂清
邑侯震水張公者東吳人也志高氣勁直已而
不事脂膏媿媿以諧時局與士民交篤中而不
動已往大夫多不寧皆由襲其官常以府怨于民清
議口之獨公冰蘖自樹舉往昔科民之目一切芟去
而日惟敷和于邑之罷人有古循吏風邑多積逋往
以上上令督之嚴也日紛毆民兵號呼于其鄉鷄犬不
寧邑民甚苦之公與民酌徵期寬其不急民相率傾囷
廩以輸毋敢公負也邑遭大侵穀價騰涌往富民咸
竭舉厥而轉之他邦以規高值境內大窘公力禁之又
以美我風之罔不交相勸助卒十數萬生靈賴全活也

邑夕訟徃務深文羅織不得其平公原情立剖以法
批其桀者而良者恃以安也公之懿政種種在下邑
者不具述述其大都德于民者如此然而公篤古守
道所謂直行已志者適有當踞之使怙威駕鷲公毅
繩公法不少貸又邑有大猾殺人公得其狀寘之辟
當砧心護之駭成案冀公我阿也乃公竟不阿當踞
嘶焉遂陰結奸回中公以不根之謗環邑之窮岩巒
白載道顛天擊心飲恨為公不平者此不謂民心三
伐哉比予脩文山閣亟以書走公曰公道國是不存
矣公甘求之此心以需天之自定安知忌公者不為
公乎居無何臺司廉公之政用古道而左于時大
誣昭靈志行洞然光偉反資謗者以為旌予言至是
驗矣夫直已守道之吏拙于諾世而恬于取名則其
宦日抑僂捷敏譎之吏巧于浚民而周于獲上則其
宦日崇此世道淪喪而吏治之所以不古若也。以今
觀于公有重感焉雖然公襟抱高雅于宦業身名何
有哉嘗從簿領為予津津譚慕阜名山之勝奧不即
飛鳥往登之茲當坎壈猶逸興迅發尋竒吊古于道
岩山中絕不以身名之故幾微見顏面予素與山靈
期選石待公夫而公竟以大憂歸耶茲山能無色愴

乎他日他而大究厥志幸毋忘斯盟嗟嗟猶幸吾平
之繫惡于公者與茲山之靈同水永也

贈栢鄉劉侯考績序

余讀兩漢循吏傳以今顯者自魯恭卓茂之外不一
二數夫然大都務長厚深沉貞固憲愛非若後代急
名之士大暴節驚能而賈聲者也夫暴節驚能而賈聲
者馳騁於利害毀譽之間而體國愛民之心茫然若
涉烟霧務以故視其官不啻旅之東西次然夕而授餐
朝而治裘行矣何者彼恃其所謂暴節驚能而賈聲
者謂可以旦夕取峻陟如執券索償也卒之善天下之

官而民莫愛焉識者以是嘆吏治不古若有然夫栢
鄉輦轂下邑日治厨傳供帳惴惴奉奔走民窮而宄
奸非兼才鮮能其官劉君筮仕西吳之瑞昌能聲歛
起僅數月更賢栢鄉乃君治栢鄉也惟長厚深沉貞
固憲愛是務而厨傳供帳應之甚暇若稚肩摩於庭
舉得獻閭閻葺屋之隱言語嘔嘔法堂之上宛然家
人父子之風焉墨吏猾胥則又斂手閉目於傍而不
敢動若君者其殆庶幾有兩漢循良之遺而 朝家
當顯拔之以風天下者乎然而君之官栢鄉也顧視
瑞昌獨淹者何也夫斂稱歐冶謂其切玉如泥也而

不能不紆徐於盤錯飛黃神駿馳驟追風電夫而亦
必垂轡於羊腸君固歐冶之欽而飛黃之駿也此官
之所以速於瑞昌而淹於栢鄉也向使君如急名之
吏况其官若旅之東西次欲其治栢鄉如瑞昌非不
賈竚聳起望旦夕喬其官而君固有所不屑矣天子
方崇吏治懸異數以待天下循良其暴節驚能而賈
聲者容或與其間否與不與非余所知第君茲舉西
邑數年之績以上之天子而考其成計必取長厚
深沉貞固惠愛為西漢循良之遺者以破調太庸之
毋使吾天下之官者類多忘名之吏也斯足為九牧

風矣

賀邑博杭君院道交獎序

余為即時杭先生以乙榜拜邑博余覩先生端厚醇
深無幾微吝愷見顏面也余誠異其度而謂之曰士
師鑄之有司薦之天子官之即台輔從茲出帥才之
源也君無薄若官先生退然曰藿燭以之化奔蜂越
鷄以之伏鵠卵吾方懼不敏而敢官之薄又謂之曰
地以得人為才不以希世決科取尊顯膺厚為才吾
邑雖落然大都其人磊砢抱負俗奇癖不習善宦亦
其地之靈使然也君無薄我地先生退然曰龍蛇出

於大澤珊瑚茂於重溟吾方懼不官而敢地之濬余
以是益信先生之度之異云居無何余以言蒙譴歸
復見先生先生夷然無幾微喜愠見顏面也其胸中
之藏淵停而嶽峙其為教斤斤謹典訓端士習之為
急諸生相與雲蒸龍變於其間而先生之望日大起
以故撫臺王公督學金公交馳檄獎焉蓋兩獎並美
詞云諸生李子彭子輩謀為先生頌先生堅謝之余
惟國家以百吏臧否之柄畀之當筮當筮每患不得
人以信其獎如先生者豈謂一獎榮先生耶諸生業
知之矣而平不容已於頌者情也余今又何能舍先
生之所急者以為頌夫周容競則樸茂衰橡突興則
介持遠佻僂崇則長厚微闢葺廢則英毅絀士風關
世運隆替非眇小也願其貴寔在師儒今時俗稱名
邦鉅地以科第尊顯多耳如謂徒二文字博富貴即
意咸錄數十輩果皆得人耶國家豈皆有賴耶地方
以是繫重耶曩與先生論才意蓋如此乃今先生之
諭吾邑也不獨急文章充急士習蓋標之以其身所
自有者欲諸生踴躍而駘嚮之異日者諸生斌斌以
文橫翔捷出即有以行義杰然風天下俾國家稱得
人而吾平地望亦若增而高先生鑄士之功偉夫期

固當踞吳先生指也余曩諭阜平當踞以阜平陋甚
萃三十二校之僑檄余講崇沱河之上當是時余所
為切劘諸生者不欲以文先行所媿乏消得嶽峙之
藏無能如先生舉其職今雖以罪譴猶然狂奴故態
也願得大雅有度者裁之庶幾執入道先生能無印
對我乎余以先生宦崇炎起水滂不欲襲套語侈頌
頌其疇曩品論人才與其育才在吾邑者且竊竊然
欲自有質於先生

賀郡貳胡君西臺交獎序

天子以臧否百吏之柄授之監司奉公論而致之百
吏也苟嘗不徵諸民哉大獲民所以獲上也胡君佐
郡未及期賢聲大洽中丞褚公侍御許公交馳書勞
之而勞辭皆汝民之所以百口碑君而徹於當踞者
人心之孚夫固聲之所由樹乎君早年以文起越中
名籍甚已乃由恩薦貳汝郡屈脩能大罪於隘途為
若憫君曰息一枝翔榆枋者視摩蒼矣而獨運天
池者殊矣然其為適均也時力渠來比之切割不猶
勝匣中風雨之鳴乎而顧謂陸剽犀水斷鱗也始稱
效用執吾方懼不能其官而敢薄之耶遂展平生所
學於汝日與郡長和衷於政不降陰焉威不結燂焉

察而郡無通事若徵求若擊斷若清戎而弭盜皆辨
汝民交口頌之蓋君為人繕性冲和自長者為吏有
不獲民者哉固漢世所以稱良而監司有安靜無擾
之勞書也世務騁智舞機日闢其心以釣奇於繩墨
之外計攝尊牕於唇吻而忘其內之已拙即所為吏
事躍躍可喜者僅一振而無餘味以是取世資蓋隋
侯之以珠彈雀者也視君何如大夫以今之世而君
以是知於監司監司以是知君余蓋兩高之故事藩
司給各屬買鈔金若干即部鉛入京例恣不問也君
羨金三百餘不染一指盡還之藩司曰吾固不欲以
饋饋者妨他人如此心何是甚廉類如此奈嘗習君
於國子謂文木宜需之儀尊玉禾宜羞之清廟而用
非其質恨資品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乃今觀君之所
以提身而佐郡者則知所以為儀尊清廟者固自有
在也 國家方破拘孿以庸時雋將顯君為諸牧風
君尚其永今日之譽他日稱中州良吏必君也孟夙
稱長者汝穎間矣

宋王傷春文贈宋太中子

至人天游俗士情奪其調殊也古今談悲秋者曰宋
景玉謂當秋風瑟瑟颯颯則泫然情感涕文夫之哀

和氣淑景麗物無當是時玉必陶然爾豈大塊亦爲
類共暢乃曰傷春不左手蓋豪夫奇人握瑾懷瑜不
售於時類必有所寄焉以宣洩不平而神情逸托借
之以自放然則玉之悲秋特其寄耳其秋而春者耶
傷春而鳴春者耶宋太中子貴陽人也才高思俊風
神軒軒若霞舉海內賢豪一見即傾肺腑締莫逆故
無論識不識皆知有太中子余曩與渡黃河望太行
孤峭揮天輒掀髯長嘯河流答響余心豪太中乃舍
挾策萬里而來攢于有司太中子顧抵余書曰山人
清興在五嶽間常欲撐蘭陵拉高史鼓拖于岳之海
濱評隲古今結盟風月今在萬里外而卧遊之興良
不減也何得喪升沉計哉其瀟灑無窮愁如此一日
余集飲洞衡陳君化溪雷君太初徐君于玉河即中
見太中子氣獨豪揮觥仰天嗚嗚而鳴洞衡君詫曰
悲秋宋玉亦傷春乎蓋感時撫景天籟自鳴豪夫奇
人之寄寓在則然矣古今人不謀而同聲也若是哉
雖然余有言焉古之有達懷者必有真放為能日暮
萬古軒楹八極虛舟天地浮雲世故豪收天下之春
以條然超脫于物表即造物不能簸弄而吾簸弄之
果何悲而秋何傷而春耶此謂天游不情奪者也太

中子得于是則其襟調風韻直能齊得喪一弁沈即
異時揮霍赫灼視今竒蹇淪落何殊哉此盖余印證
宋玉者太中子固傷春而鳴春者也其以余言為何
如

玉才篇送陳洞衡之光山

今人士不得志于時輒仰天詫曰造物忌才夫造物
冥冥夢夢耳才既生之復忌之耶顧所取于造物者
人人殊則其能與通即造物有不諳者而何忌焉嗟
嗟豈知造物忌才乃所以為玉才哉武陵陳子天謀
與艾生同戊午舉天謀具恢行統辦之才凌駕文圃
艾生于倫董重許可獨心竒天謀竊怪其三北南宮
弗售也今年春復操絕藝負氣甚豪跬步數千里艾
生儀天謀必衰然俯拾俊第而天謀與諸同志聚首
談南宮事輒以目艾生若謂翩翩競奮可卷也已卒
歟不售一時憐才者合辭歸天謀物忌謂且退而杜
門春晦以猴風雲之使當未晚艾生抵天謀商去就
歎虧相顧不自決無何客有舉英杰大都弁沉之故
相慰藉者天謀鼓掌呼曰天不可問至是耶物終我
忌耶抑窮與通非造物所諳耶 明天子在上所宜
出而乘時策勛藉一命自見所謂偉丈夫事秦豈必

在躋華獵要哉矧吏隱閑曹不妨畢志壯圖予丈生
可天謀議且念老親榆景不我須遂與狀白乞官顧
當播落窮愁日以詩文相郵品隲古昔斷自左馬李
杜已上時操觚咄咄吐音各亟口賞不已一或少左
意爭相指刺無面謾乃見天謀吞精韞華克然有傷
也稿為篇什逸思藻發雲流名家推讓稱豪都門矣
都門人相率造訪徵文者無虛日丈生覩天謀苦文
適厄然癯也又眼炎赤語天謀曰可嘔出心肝若
是即暇與握手放歌燕市攬結太行雄遊壞杰之氣
以與諸胸次擴豁吟情興有所到窮奇極詭造物且
不吾靳而又孰知止為擯落窮愁耶于是都門人復
夢楚有兩生云嗟嗟此其風致可與仰天詫物忌作
兒女慙者道哉今天謀光山丈生阜平踪跡漸萍散
天將何言惟曰驥不羊腸不萬里舟不龍門大海洪
濤奚安焉天謀固萬里之足而大海之航也詎終坎
坷哉知造物所以玉天謀于成者意也阿侄太史春
字君曾諭越之浦江今依輦轂樹聲禁林此蓋天謀
家物尤山知不減浦江矣雖然造物篤天謀以才天
謀亦必以才自愛含光剗采而厚其藏一旦嶽立鳳
耀表見當世造物惡得而忌之韓子謂子厚窮不極

鳴不工不能以文見于世今天謀蹶而為是官也固
日者起而大受地也余固曰造物匪忌才蓋至才也
明日天謀河以南艾生譔玉才篇紀其事以志別

孤松篇贈盧君

夫足於天者人不入也貞於存者物不化也孔聖表
後彫之操而陶生遂盤桓之高有然哉頃余戍秦中
登太華紵南之上見蒼松數株掛千仞絕壁霜雪婆
娑偃蹇出石罅間蓋挺然極天下之孤矣余為低回
久之不能去豈非余孤踪飄泊而覩是物之奇獨有
概於中乎蓋當是時權雄樹黨靡靡一風而余震蕩
播越吟靈均之騷嚙子卿之膏雖濱於死者數數而
中有不化者存固宜其見名山絕壁之松之孤而獨
有概於中也遙憶盧君棲清餐秀於長林之下其與
松為莫逆當不減于余者夫盧君者幼而孤而稟分
穎特好讀書乃不庸於時而與松為友自署曰孤松
主人其為人絕俗離類皜然泥而不滓即婢直如余
兄弟為世所忌者而君樂與之交又如余之蒙譴歸
扶病過君之門君踴躍出迓而噢咻之為余慷慨
鼓舞而喜其有萬里之行不以余為妾也為余腐心
切齒悞不即叩天關請上方也蓋君與余之急於表

潛見同之特以余在朝著有其事而君在山林有其
心余高松之節而避其名君締松之盟而居其實其
為孤則同也故偃蓋垂髯青葱蒼鬢而不改色取諸
松之孤而目加明天籟一鳴濤聲當戶而落曼曼若
笙簧韻取諸松之孤而耳加聰干霄拂雲之章凌傲
霜雪吐納烟雲有貞士之概而當大夫之封盾取諸
松之孤而行加脩是舉世競逐於侈艷靡麗之觀而
君獨超然有莫逆於松也藉令君得見太華終南絕
壁之奇其實心投分又不知當何如者余每嘆獨行
孤志之士之顯揚之媒而闇沕不白於世也以故為
君文之夫謂以余之孤而習於君之孤也

文熙亭先生文集卷之四

平江 文穆 和甫 著

沔陽 陳文燭 玉叔

新淦 朱孟震 秉器

高邑 趙南星 夢白

臨海 王士性 恒叔 校

不肖孫日華輯

記

恩謹記

萬曆丁丑冬余蓋以言蒙譴云欲避之嫌於張已且

無能隱惡也客有訊其事者置不談吾兒文而慶曰
大人不言後將何述雖名垂國史而實之弗談於家
非所以彰往訓來也余於是據實紀其事今吾子孫
有徵焉陸慶中余官國學以文章受知於大司成乾
廡馬公少司成荆石王公兩公皆厚遇余當是時高
新鄭專政樹黨日脩睚眦之怨斥逐言官余每私為
扼腕不平吾內怪之時江陵張少師居正一日謂所
親王太常篆曰國學有吾鄉父子何不一見我可亟
令其錄所為文來見王以聞余且曰鄉之先生長者
君奈何吝一見耶日促余往為乞焉余見之江陵讀
余文為溫慰而別自是居一年餘不復見無何江陵
柄政夫司寇石首王公江陵周親也一日走使期余
而厥明往而王公則已櫛沐坐堂皇候一見即首賀
余曰政府知公雅重公懸語勅兩房缺以待久矣以
此期公面不便以書聞也余對曰穆何脩而受知政
府此必老先生為鄉晚延譽所致王公與語久之余
曰穆實自度不勝茲官王公厲聲曰爾國子官有陸
郡倅貳者政府將異日者需公卿寺而公奈何薄之
余退而深惟曰此江陵指也雖然入權門得美官非
吾志也遂上書王公曰古人云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穆自揣淺陋入而不稱政府指則進退各夫一也
穆有八十老母在堂常恨不子而官入則不便請急
展覲二也自來國子官無兩房轉者一旦自穆始人
將誦私吾鄉人三也王公答書曰承諭即當為公善
辭之也然此出政府雅意非以相苦辛公更思之余
不獲已復面王公固謝之自謂重違江陵指置并沉
無論矣是時江陵與內閣馮保交驩其黨有以講學
名者余問之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
政府何如矣其人曰政府正要做其愚不可及的事
業不然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功不可成矣余曰聖
人寧無成其人默然久之余陞刑部廣西司主事居
刑部二年見當事者務深文次骨冀倖一中當軸者
刑名之鵠獄多實濫屠常每為扼腕不平吾內大怪
之余奉以決關外獄詔決少者叅奏重治余語同事
陳君尚伊曰決獄但當論情之真否不當論數之多
寡吾寧聽叅奪官無寧濫殺人也陳君然余言至關
外直伯官意在奉詔而余欲矯詔相矛盾矣余語之
曰斤重犯穢爰書皆可決但恐難盡信耳如吾刑部
管問死刑皆不欲入迨呈招夫堂大堂或駭之則曰
吾屬也而敢大堂之與持即其人可出爰書亦人之

矣今外官於撫按也亦然此皆把他人性命換自家
官做吾不敢為也直指君大惡自是日相對不復言
理囚事至臨決前數日諸重犯情真者報病故僅存
二人直指君問余曰決幾何人余曰二人耳卒決二
人直指君鞅鞅不自得余西至居庸關以書謝曰茲
行仗足下可還報無慙矣雖廟堂意旨未審何似大
都天下事惟信其理之是與行其心之所安則其餘
有不遑恤者此鄙生淺陋之見或亦高明所同也云
云頃之還報江陵果震怒詔旨切責着該科會同三
法司參奏來說而余大堂王公亦不余直且謂吾堂
官也嫻於屬爾其面白之政府余與陳君詣朝房白
之江陵怒曰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盡殺獄中應死者
使天下之人不敢犯法方是好生爾少殺者謂之好
生耶况明詔可箋視乎余曰主事何敢箋視明詔第
難枉殺應命耳江陵自上視默然明日 旨下文穆
等抗違明旨故不遵奉着罰俸半年例旨下當謁謝
會江陵有玉帶之賜同鄉皆往賀而余同陳君出班
揖謝江陵亦揖而曰昨日昨日蓋微示以薄罰非其
本意云是年秋刑部錄囚而廣西司管錄囚事部堂
閻性真稿帖五十人投江陵恚其少也部堂倉皇益

數十囚命余授余曰人命至重與殺鷄鶩不同時三覆差笨尚末上老先生宜再細審情真者授之謝不往部堂滋不悅獨右堂王公好問曰公言良是後決所益囚中果有稱太寬者又律止徒者江陵引例用三斤斤大枷枷死余為廢寢食嘆曰冲主好生一念可解損若是乎為慎獄緩刑疏擬上之大指謂主上當茂齡可與為克舜禹湯文武不當輔以申韓刑名是時余念吾母李太安人春秋高已買舟載行李歸私計破例告養不可得必掛冠歸矣會江陵聞父訃欲留而同僚主事沈純父思孝者余文社友也過余讀_不疏曰疏誠善不聞事更有大於此者乎余曰君謂江陵奪情事且果爾我必不顧萬死論之異日兄旨從中出晋江陵內閣繹絡將命者趾相錯於道而油燭酒米金鈔布帛之頒出尚方者無慮千百彗星見光芒長竟天中外詢詢而江陵辭疏有云必不狗匹夫之小節惜旁人之非議又稟辭本云朕於卿無一事不從此一事望卿從朕讀之為扼腕大詫頃之自上疏請晋京守制矣蓋其父病有日陰結馮保掩蔽聰明以故聞訃時即旨下勉留不三日從苦塊中平章國事而其疏實自上自稟云余中夜扼腕

撫膺流涕欲請上方無從也與純父嘆曰天柱地維
圯矣吾與君當各具一疏俟旦日君有言者足以明
大義則亦已矣純父曰吾與之筮可乎因筮可乎因
筮得小畜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又得震之震來虩
虩後天言亞亞純父語余曰西郊者吾刑部西曹也
震虩虩者疏入懼重禍也頃之御史曾士楚受尚書
李幼滋指上疏保留矣張銓宰元州未之保也詔旨
引他事切責即日逐張去矣都給事陳三謨亦以切
責上疏留矣沈脩撰懋學貽書幼滋勸師相奔喪李
谷書曰此木頭巾氣而監儒腐談也舉朝且喧專大

駭矣南北諸公卿百官頌德乞留之章次第數十上
矣余與純父嘆曰事勢至此吾輩可諉曰無言責乎
純父曰此事我必做得成吾父初生我時夢人患羅
一峯集以羅魯論李公奪情事也余曰君誤矣李文
達天子之宰相也羅言之止於貶官今之執政者宰
相之天子也吾輩言之當萬死純父曰性命吾要緊
官則敝驪視之耳蓋純父是時尚無子云純父數日
不復面一日朝罷歸遇左掖門余風之曰前日之事
君肯同乎純父曰果爾是與君為生死交矣頃之袖
疏獨視余余讀之謂吾輩與江陵何德惠况余又鄉

人知己也。只為大義不明耳。君疏得無涉訕詈乎。蓋
易之純父曰。然夜夢吾兩人袖中各袖一囊。頭今吾
袖疏來。不謂君疏亦在袖也。非識乎。余曰。此搏擊之
徵也。明日復讀純父疏。仍欲易之。為語曰。江陵之勢
極重矣。吾業無救於江陵。第不可不憂。後世耳。疏中
人指宜若此。純父曰。吾舉筆便動氣。無能易也。無已
則共若疏乎。余遂出疏草。與純父商之。訂盟焉。願相
持久。吳決余已盡收書籍器物。緘行李。中家人輩大
怪之。一日候升部堂。與純父伏右堂公案上。議曰。大
丈夫一言而決人。一日得暴病亦死。誰能不死哉。得

死所則也。亂臣賊子柄國而吾輩其向渠低眉乞官
。尚謂舍齒戴髮而稱人耶。及今不決。請弗復言
。純父為感憤。余益憤。發不自禁。即繫馬部門前。期
純父呼馬至。並請純父宅寫疏。疏中有謂居正無商
。執之公與明。而有其慘。無安石之學。與行而有其執
。本又云。尚書李幼滋居正周親也。幼滋為戶侍五年
。需次正卿。與居正聞喪會心。同患失。借言達權。通變
。堅居正之。留居人名為講學。實架充舜之口。以文盜
。跡之奸。一至於此。純父皆為抹去。是時江陵再具辭
。疏幼滋。固止之曰。老先生於名之一字。尚未能忘。這

是何要緊事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江陵晉意為益聖
云是夜寫疏時余放聲歌杜律詩十數首且飲且笑
呼純父曰打起精神至漏下四鼓疏寫完余與純父
預謀五次貽內豎者同草薦卧地五鼓踏月候西長
安門門入會極門上之內豎以空頭本拒不入也純
父為出所貽始入至是始知吳編脩中行趙檢討用
賢已先二日疏上矣此丁丑十月二十一日也吾兩
人席草朝房聽拿至巳刻則聞 皇上覽疏震怒推
案仆地矣純父曰吾二人必斬前囊頭夢蓋有徵也
余口不然必是廷杖壹百余投揭帖宗伯馬乾菴公
公曰公等與我同衙門二子是稱四傑携余手入讀
吳趙疏余曰二君姚而吾激吾其無生乎馬公曰廷
蓋恐不克公宜服藥以待余曰某業已置死生矣回
朝房吳趙二君亦至純父袖余疏視二君二君曰事
益危吾輩當無生矣明日早聞廷杖四人又聞江陵
呼錦衣衛官七十人面諭廷杖賞法者必重叅究吾
兩人曰今日無非只一死耳當是時朝房環列皆江
陵瓜牙同僚主事蔡文範者亦余文社友也相與扼
腕時事有日至是日肅衣冠來視感且嘆余止之曰
此吾兩人事得無累兄蔡曰二兄不愛死吾寧愛一

官耶遂拍案大哭頃之見校尉數十人如風發鏢至
鐵鎗鉗兩指行先二翰林次吾二刑部是日都人士
集長安道上以萬計吳編脩曰余曰昔會君於余同
麓所別後余語之曰此是有意思的人趙檢討曰讀
公文章便知節義今果然矣余曰某不謂今日得與
公同患難相與言笑隨行如赴酒人會將詣闕下檢
討與純父作詈罵語編脩曰何必然余曰正不必爾
舉目但見羽林軍環列廷中凡若干匪手戈戟杖木
者林林立六科十三道侍而司禮大璫十數輩捧
駕帖來首唱曰帶上犯人來每一唱則千百人一大
喊以應聲震旬服初喝跪下宣 駕帖先杖二翰林
着實打六十棍解發原籍為民次杖吾二人着實打
八十棍發極邊衛分充軍遇赦不宥蓋二翰林婉而
吾二人激其處有差如此宣 駕帖畢喝拿下打打
的着實打八十棍五棍一換總之八十棍換十六人
喝着實打喝打閣上棍次第凡四十六聲皆大喊應
如前首喝時閣上棍者閣棍在股上也余幸志已定
杖時偶竒想五鳳樓上杖幾半自大呼打上些杖者
稍離股而上杖畢喝踩下去校尉四人以布袱曳之
行余自覺神氣堂堂在布袱中至長安門自行詣兵

部廊房純父亦至余命兩人夾之走數十周血得不
疑校尉以門板昇入右府獄純父入左府獄吾兩人
自此不復相聞馬宗伯風聞余死矣使人入獄視且
賂之贖金余對使者曰可拜上老爺吾身雖苦而心
則安可不死矣余是夜鼾聲如雷夢中作狂叫語伴
奴艾書大驚亟呼余余始覺書曰公不睡者幾一月
今受苦極矣何乃酣睡於夢狂耶余曰爾不知也吾
事畢而吾志遂矣厥明聞鄒進士元標亦如余杖於
廷徙之同獄先是余轉山西司員外僅浹旬耳進士
與余同舍言論意氣有莫逆一日謂余曰大倫滅矣
何無一言者乎余時懷疏草袖中謂旦晚必有言者
君其俟之且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言之豈必吾輩
仕官者只一觀政進士便論了如吾楚麻城李文祥
是已進士聞而躍躍動義色後余四人廷杖時進士
益大發憤挾疏奮身上票旨云這本即是前說的江
陵蓋謂余與進士同舍疑余主謀耳不知余與進士
共扼腕時事誠有之至於具疏則各不相聞也余與
進士在獄各衙門與四方人士爭毀隴入視厥備邏
而籍記者不勝籍余謂侍講趙君志臯曰人莫大乎
心死而身死次之此老其人雖存其心已死獨難為

公等與渠並侍經筵上耳趙曰吾今不能如公等拚死但能不作官耳是時趙與侍講張君位于君慎行張君一桂李君長春田君一偶脩撰習君孔教沈君懋學俱有援救之章柅不上余蓋未之知也同鄉入稅者周君弘禴同部則沈君九疇耳三日後發戍西寧衛仍并門板行兩押官與廠衛數十人前後相隨擁余猶厲聲大罵江陵馮保不絕口至廬溝橋卧觀音堂之東房工學士荆石馳書勞且贖同年曾編脩朝節伍貝外讓亦然明日進士王卧西房余杖瘡至片大發膿血淋漓沾牀褥者數日起而右股肉心墜地大逾掌股空潤數寸中見曰筋鱗鱗欲斷余常時食不能肉獨受杖後日咬肉數斤人訝之至股肉平卒亦不復能肉如常時也進士夜半扶病叩余曰京師知友亟報余謂御史曾士楚每夜分從江陵宅上出行計求刺客宦吾輩於途奈何余曰即有此何以待之吾與君當付殘生於造物豈謂今離杖木後便不死也此念興反添一障礙矣進士領畧之厥明走使謝曰得公言高枕達旦矣江陵時重處吾三人又刻告示於皇上御門時散給各官云此後有妄言者照依處艾其例重治意在箝天下之口也豈意又有

杭肯援救如南道御史朱君洪謨孟君一脉主事趙君世卿乎又有論劾如員外王君用汲乎余與純父杖後不復面日為厥衛迫遂別進士行舁以小木榻不能二日竟一輿可側身卧者曳之行力疾作家書亟馳慰吾母李太安人書中氣豪而語壯願創甚日徐徐行則有助我夫力者離京漸遠夫漸多凡兩月抵家見吾母喜謂兒為綱常好事夫何憂始知吾內余安人一風聞余廷杖遽大信之蓋信余之素也余仍創甚兩押官日促之行則大發狂怒罵且怒且索至懼以死吾內與吾母日治美食飲事兩押官且傾囊贈焉幸得少需而扶病入關中關中廉訪張君國彥憲副李君時漸卧余秦府九龍池廉訪又為差人馳四千里至甘州取收管文付押官彼中執不發也迨其反而瘡稍稍瘥矣先是瘡入風毒不瘥或謂置薄薑其上以艾灼之瘥果驗至今十餘年猶白痴時時浴也廉訪又欲留余余曰賴公兩月之留可以四千里矣行時值初伏關中蘊隆而廉訪諸君則謂公前行當漸加衣果行至乾州至平涼過六盤山剛風臘獺如秋冬矣因追意少時誦劉忠宣公白頭全過六盤山之句為懷然久之賦詩焉過蘭州走萬里長

城下蘭州守郝君字即中高君時皆遇余而肅王者
右文好士人也為授粲賜衣余以詩謝蘭州城下為
黃河渡河至莊浪衛過涼州羗虜帳房夾道而中由
一線路達甘州虜人日擁余前後行賴有通事人無
怖亦時當款貢然也至烏稍嶺踏冰雪行寒威切肌
骨如嚴冬矣自平涼至涼州凡二千餘里絕不見草
木花鳥沿途亦不見水余從館人畜水飲過客者飲
之耳州則多林木有甘泉稻田似別有一乾坤者然
民居皆土覆其上無片瓦六月中人率衣絨褐獸皮
余禹大佛寺登鐘樓上望則荒涼萬狀天山戴太始

雪屹屹在瞻今人不勝江南鄉土之思甘州中丞侯
公東來留余課其婿徐生圖余一見徐生偉其氣與
之處數月余曰爾明年必薦於鄉甲科其少需乎徐
生果明年薦於鄉三年而成進士余別徐生曰科第
爾所自有但願爾無為勢利中人蓋是時中丞揣摩
江陵猶欲錮余余曰西寧吾戍所也甘州又遠千里
故事一見公即之戍所今留此中何為者耶且遊覽
山川抒發悰寄吾遷人逐客事也公又從而執我耶
中丞曰吾不忍舍公且天為吾婿來公耳無何中丞
見王侍即篆書寄余余得東馳八千里一省老母而

還即西寧亦不敢往以西寧女備初審書之中丞劉
余者欲甘心余也往則有巨測事以故還而浪迹終
南山中栖祖安宮允五月與李少叅復聘張比部學
易別駕學詩趙解元爾守遊拉趙周歷說經靈仙遊
寺諸名勝明年栖關中罔極寺與郭舉人光祖邢知
縣鳳毛朱宗尉進甫兄弟遊而督學李君維禎王君
世懋亦時時願遇余焉余拉郭君遊西五臺登天池
山頂復拉諸君作太華遊則太華險絕無復結伴矣
余本憔悴人遙望三峰興况飛動累糧直躋其巔一
宿石室一宿玉女峰而退計余謫君六年大半與終
居政府廉訪為少司農卿若三公者余何以報也憂
居中為思謹記紀其事付兒曹藏之今子孫有徵焉

谷口草堂記

谷口稱關中以漢鄭子真谷口在涇陽縣西北北仲
山西九峻山涇水出兩山之口故名谷口六國秦從
口下鑿渠引涇灌田迄今仍焉又渠前築堰障水故
又名洪堰渠左二廟一龍王廟一功臣祠龍山呂都
諫公嘗讀書二廟後之石洞中携家子槐軒君與門
人郭象泉君授經四方負笈之士駉駉集都諫公曰
洞中故不足容多士因翔覽二廟之西得隙地作仲

山面崇崗溼水環之如帶則喜且嘆曰佳哉地也可
以卒後而講茶矣吾將築草堂居焉嘉靖己亥都諫
公以直言罷歸見四方士從槐軒后遊者又復駭駭
集遂令即其地構堂繚以高垣南北長若干東西闊
若干窟山為洞類蜂房前為書樓六楹講堂六楹堂
名仰鄭鄭蓋謂子貞云東西為齋房各四楹以居來
學者又前為大門顏其門曰谷口草堂故人遂呼為
谷口草堂由是谷口草堂之名聞關中矣槐軒君與
余同官國子屬余記之余惟達人奇尚輪奐蓬茅故
草堂風栝之高又在瓊宮玉宇上都諫公自讀書洞
中以至登諫院屹屹嶽峙用能履脫高華而歸歸而
當踞薦童數十上不起惟構草堂收訓四方士於其
中此其奇尚已翛然物表且大都草堂主在盟結麋
鹿烟霞而都諫公復以之居其鄉子弟若不徒癖志
於名高者大隱天游太寂置萬公之謂矣閩中種谷
口有兩子真余於都諫公益信嘗觀古及今文繡土
木者曾未轉盼而吊即所為草堂者何限亦泯泯無
聞獨考槃畏壘至今高之則其人以也矧復如都諫
公者哉槐軒君成都諫公志者也嘗謂余技淡適都
諫公語曰吾進叨近侍不能為君補闕於道以裨

明盛之理退而治山房聚族鄉人他訓而善其後亦
吾里居事也嗟嗟都諫公之志盖如此堂成於某年
月日槐軒君鑿石草堂而碑之

五可堂記

吾人有達懷則能天游能天游者舉天壤間皆其達
者也乃今吾見司寇曹公矣公故與余交驩一日談
往年兵備浙東事甚苦當兵備浙東時島夷江亂督
府兵有殺平民上功者公執而法之不少貸督府
之已又張皇小寇計冒通候公復抗顏力爭不督府
下督府又啣之公憮然嘆曰順風之翼弋人徒慕戀
草之性虞夫莫馴吾且為鴻鵠吾且為麋鹿而顧屈
首世網之櫻哉吾退而有毋可養有子可教有田數
畝可耕有屋數椽可居有書數卷可以脩業而息吾
歸矣吾歸矣聞者遂贈公五可堂公屬余記之余謂
士之官於世凡以行志也故惟欲以志勝官不欲以
官勝志然官與志每相為低昂而惟遇熙朝盛際則
無待之此古來名卿所以乘運邁時而揚休邁烈於
世者也公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進退皆可至抗議權
臣遂欲介然挺腕將五可老其身此非以志勝官耶
三事九德弗與易者能耶然余緣是窺公之達矣夫

謂達者舉天下之物皆吾之賓為能齊者賦於幻夢
等榮辱於蝸角視天壤間果何往而不可哉彼沈酣
趙孟者自趙孟外舉眼無可意一不得志則退無難
足天地非寬矣此其人蓋無一可者也其視公為何
如且公之五可由倫本而及於身心非若有所托以
竟愁釋憤而逍遙跌宕以為豪者其無往不可又達
不足言公居夷門十年今出而遭時遇主官與志並
昌休烈擬追古名卿雖然公之志何嘗一日不在茲
堂哉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公之五可究
竟在茲為堂記

重脩東嶽行宮記

嶽阜山之麓蛇蜒數十里而南為遠靈山有東嶽宮
蓋道家呼為東嶽行宮云宮之興也不勒之貞珉不
登於邑果人莫詳其自即諸羽人鍊師世坐玉清之
壇朝夕誦藥珠禮白雲也亦相忘於深山中不復知
有人間世以故訊茲宮相沿之始輒脉脉相嚮獨宋
有塑像於宮者知為張勝祖疑必關山人入元大定
中又有余嘉賓像肯重葺是宮者余元興蓋嘉賓裔
孫云茲山賴有二像在廢幾恍惚所由來宮之神相
與山場田地皆魏李艾余盧胡唐七氏所施入者萬

曆甲申冬之東廊燬道童某復脩東西廊無伐石甃
天井堦道而因以記請於艾子艾子曰舉廢而拓之
者人闡幽而永之者文茲山或謂其靈既赫赫震動
其土之人土之人禱而輒應多崇奉之者至其靈湫
一道隱隱有出宮前者滌冽異常其流可枕人謂有
神物蟠其下呼為龍池吾鄉諸俊以其地之窅然幽
曠別為乾坤也而喜歲昔講筵其中昔余伯子阜野
與宗人明經文叔午在焉叔午有詩云斜陽動口瞻
餘曠送入藤羅水漸寒夜盪龍池樹星斗青峰欲落
步光欄讀其詩可以知茲山之幽矣顧茲山之廢代
有舉之者而茲山之幽莫與闡焉豈數百羊山靈閭
沕一旦耀於光明與吾昌諸名勝埒固有待歟斯又
某之力也是為記

客對

客有言於覺非子曰上哲抱玄而通方達士負奇而
徇俗為能潔以污寓恬以置器存明以晦用利觚為園
諧世多術而無窮之運履焉今子操廣川之航而憂
憂乎行之陸大翼之負無方而欲軒翥九天之衢難
矣子盍易焉覺非子對曰貞于性者時不能化足于
志者物不能滿稟分定也子欲吾易而未知吾之而

吾也夫吾也見世之盤辟周旋玲瓏捷疾如丸之
如鶻之攫如醍醐之無不入如温谷之虛而飲人以
和談鋒迅開如桴應響晷如颶發如黃河之原湧出
崑崙奔放百折而東注於海則從而神之曰夫蓋靈
妙天授非吾所及也故惟抱拙日喜引曲為安一遇
未同如對澹寂無能以顏色迎人笑言中物自謂吾
面目本之造化爐鑄以來固若是必欲我襲彼靈妙
以求神于世何異于世之以木貌虛陽君者而空其
中澤其外曰此虛陽君也取而目之吾面而錯以荆
山之璧以隋和之珠耀以山龍之服文以結霞之

衣翩翩然為七盤八風之舞令觀者發齒而解頤也
謂之盧陽君乎吾乎夫吾求不失為吾可矣而子顧
以儻然者欲我改行而易度不幾於世之以木冒吾
面者邪夫人情必有所可奪者雖帝王不能強故西
山之節不降于漂莽之威茹芝之賢不羅於嫚罵之
主今吾官為史隱署有餘清職事稍暇攤書滿屋冥
搜千古澆灌胷中翔譟藝林嗽英玄圃倦則假寐五
嶽臥遊蝴蝶飛揚夢境同趣時乎白雲垂戶明月盈
床噉茗焚香引觴命局方且誦大雅之章歌陽春之
調齊萬古於昏旦以八極為軒楹付吾道於滄州等

譽名於土直而子顧欲以是為我願耶夫達人觀
上士玄覽彼僅僅竊窺五步之內則炎寒異態歡戚
殊惊身心並妨天地為隘惟遐矚太虛獨觀昭曠俯
仰上下觴處當心萬慮俱澄無物不可彼視異態殊
惊真若浮漚在水纖翳流空矣信乎人生宇宙內當
自有宇宙胸襟未可為區區者自小也夫芒屨宛轉
果核之內便謂無九州之大黃鵠之羈致縲也而常
有絕四海之心夫謂知有大有小也垂天之翼搏九
萬而弱羽則卑棲一枝夫謂垂天之翼非大弱羽非
小其適均也吾是以抱拙引曲而不欲粉模毋鏤武
硤以取妍招憐類于世之木冒吾面者也夫人孰無
大機哉而顧以取世資喪夫固謂仕有鵠而官有機
也然機之與鵠孰發之而訣中之哉大鈞鞭弄冥司
之伎倆且有窮夫故大巧者拙大智者愚大辯者訥
宵窺冥冥渾渾默默天之道也用天之道惟游乎無
物者能之客聞而爽然自失曰吾幾失吾矣今乃知
言自有真頭奉君之言而存吾

文獻先生文集卷之五

平江 艾穆 和甫 著

沔陽 陳文燭 玉叔

新淦 朱孟震 秉器

高邑 趙南星 夢白

臨海 王士性 恒叔 校

不肖孫日華

傳

顏魯公小傳

公在玄肅代德間犯權奸之忌建中四年李希烈襲

汝州執刺史李元平盧杞薦於德宗曰非顏真卿
諭之不可夫謂公負物望重可敵十萬師也詔公為
宣慰使舉朝公卿錯愕以為朝廷失一重臣公馳至
東京河南尹鄭叔謂公曰希烈反狀盡露未止之
公曰知君命何至許州見希烈矯詔橫甚親兵五千
人拔力爭進公神色自若希烈麾之退勒公上書雪
已罪公不從又遣李元平說公公厲聲叱曰爾為天
子命吏屈首受逆賊順指而不能致其身乃為作說
客耶希烈雖橫而服公大義計將還公召而餞之今
溫優嫪襲狎侮朝廷公怒曰公何無入臣禮若是耶

拂衣去希烈大而當是時朱滔田悅李納諸使者皆
在座謂希烈曰顏太師名德燦然中朝公將建大號
而太師至是天以良弼授公也置相誰先太師者公
叱曰若不聞顏常山吾之兄乎安史之執罵賊不絕
口而吾反受若脅耶吾今惟知有死而已元平革敷
甚銜之密以言激希烈希烈乃囚公官舍掘地謀坑
公公曰死生有命願得一劍足矣會希烈齋瑋伯儀
首級示公公大慟伏地憤絕復蘇奇舒曜仗使汝州
希烈遣其黨周曾康秀林等領兵數千曜行至襄城
共謀反兵殺希烈欲奉公為節度使以歸事希烈

乃遣驛子軍三千捕殺周會等送公龍興寺是時幽
公三年矣公自度必不免作遺表墓誌祭文指獲室
西壁下曰此吾死所也希烈盜大號稱帝使人問儀
制公不之對無何王師復臨希烈懼令景臻安華聚
蕭於公庭曰若不屈當焚死公奮身赴火景臻等遽
止之後又使闍奴等矯詔害公公詰其偽怒罵曰此
逆賊耳奚詔焉奴將縊殺之先是公與吉溫論事不
合溫黨揚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公遂以平原受
知玄宗公從兄顏杲卿斬賊將李欽通河朔一十七
郡推公連兵二十萬橫絕燕趙又用清河人李萼計
破賊斬首萬餘級數以鏢丸裹書上肅宗言事拜
尚書遷御史大夫代宗朝封魯郡公公屢建大議卒
元載李輔國相狎歷貶吉撫湖四州載伏誅進
兵部尚書後加元祿大夫太子少師德宗即位方切
備毗公楊炎盧杞忌之遷公太子太師外示優崇而
陰實疎之云公剛介不阿居官四十五年居中僅十
載六遭貶斥竟致殺身而後已死之日年七十六三
軍皆慟哭天下無論識不識皆稱顏魯公云汝人即
龍興寺祀之知州江鏡乃廟於州城之東余惟為臣
死忠為子死孝自天地剖判以來惟此元精正氣明

然與四序三光流耀宇宙而其神則無不之公出入
四朝獨秉孤忠汝州之難請劍赴火百折不回死而
後已可為人臣殉國者法其生氣至今在汝即不廟
而凜凜嗟夫公國之元老也以元老而出使廬祀薦
之也祀之薦公者忌公也而德宗聽之責於祀也豈
惟德宗即天若為祀用而卒不能脫公於逆賊之手
者夫士非艱難無以表特操公之大節炳烺令天下
後世仰其結為星辰而行乎陰陽者夫固於汝得之
也吾故謂祀非忌公蓋公揚休樹烈之資也雖然祀
亦非公死其取唾罵於天下後世必不甚天其厚祀

之每於公而益明其不肖俾與公之賢而並傳也歟
確翁志吉水王君昂有傳余為刪潤之而復為小傳附
焉

雙節傳

程道南新安人也自余寓恒陽道南素與促膝論心
土語及先事輒脉脉改容沉痛而語余曰不肖先大
母與余母構先大人之不延也而並以節顯孤行闇
然莫白丐子為文之按新安程浩生妻汪氏休寧汪
帥女其孫倬妻亦汪氏歛信行里汪春盛女汪母年
二十歸浩生明年生子廷富又明年浩生逝廷富凝

癡在襤褸人勸母改嫁母指遺孤籲天大慟曰我今
為程氏母矣宗祧我承矣可令程氏如殘之緒遽絕
于我乎夫九原有靈其謂何言者色悔當是時程氏
家峯中落母卸却鉛華躬緝緯自給茹納艱苦足跡
未嘗一出閨闥矧富長為娶婦黃氏生子二長信次
即仲廷富賈子徐計息視他賈絀也母與其婦黃蕭
燈相對治麻米至食不如草以勤儉佐其家迨廷富
舍賈而農賢漸築美母亦無復侈心猶勤儉如賈絀
時年九十鶴髮翩翩也步健不第一蹶中風而卒
其節行聞於治間紀在郡志仲妻汪氏未笄歸于倬
十八始婚後生道南復生第道東會倬游徐歸汪氏
哀毀骨立泣盡而繼之以血兩目遂喪年二十五斬
然之夜惟拮据奉兩老姑冬綿夏絺皆出其手兩老
姑慰之曰媳竭力如此其于倫本厚矣天必祐之何
憂於妾也越數年兩老姑相繼化去汪氏又斬然在
疚甚呂理殯塋大事辛苦萬狀至其復操冰霜皦然寐
于江毋嘉靖甲寅遣道南入都道南秀而文尤工書
法遠古名匠時重脩永樂大典禮部首簡入供事吏
館事竣例得膺冠帶汪氏已久養京邸至是且喜且
悲謂道南曰吾早失汝父汝季復早世惟汝在是天

所以祚吾程而延厥蒸嘗也汝今曳組于朝矣其
矢務揚休邁烈以表白當世而恢大其先聞道南為
哽咽受教居無何汪氏寢疾四十餘日將革呼道南
屬其後事纒纒不亂詞氣慷慨如常時又其達如此
世為表雙節云艾某曰節義者天地之棟梁謂天常
人紀賴茲弗墜也世有誦先生說理致者往往弁髦
名行而後元精正氣朗然流耀宇宙者卒侈談筭禘
之倫亦可慨矣乃今程氏二母世其節後先光暎牽
聯俎傳不謂奇事哉然余又有言焉立節易立孤難
當春秋時晉大夫趙氏之友程嬰存立趙孤蓋嘗為
其難矣今嬰之苗裔在新安者一髮千鈞而天生二
母以覆翼之伶伶俜俜以迄于道南之身而程氏之
孤始顯與趙氏孤相為不泯豈惟二母能完節哉亦
嬰之能為所難而千載之下猶得以食其報也余為
之傳傳焉

曾祖大使公傳

大使公者諱本字時顯號漁隱雪筠公長子也生有
穎質善讀書書法邁勁逼虞體顧丁家不造雪筠公
早世諸父亦相繼世兄弟中多嗜酒使氣先休呂廢
公以茲廢學年十八寧州巨姓樊氏爭地界數公門

戶儔又謂公少丰易與也白日結其黨掘發先寵公
即籲天大慟啣寃徒步懇闕下事下兩省會勘公孑
身屹立諸猾縻中雪涕抗聲以暴九原之長恨誦勘
官直之悉寘樊以法也自是里中諸大猾豪輒又敬
憚公弱冠奮筆椽臬司臬司憲使郁侯二公咸才公
而遇之優遷獄中有三十人者郁憲使案治當劫盜
論死矣公舍連獄司日夜聞此三十人者呼天守寃
聲不絕也案詰之果磔石工因捕者槩誣為盜公具
以白之郁郁不聽且厲聲大叱罵公曰爾豎子何得
妄言爾既字何得妄言公不敢對越數日復白之郁

郁又大叱罵公曰爾敢故為群盜解脫地而欲撓吾
天府之憲也咎將誰執夫為群盜則得矣其謂我何
公頓首指天誓曰謂某於群盜有他耶而欺公神明
儼然殛之某所以知為磔石工者以有工匠諸器物
在又諸庸者家可訊也郁又叱罵公不聽久之曰爾
且休夫是時郁業已論報蓋陰欲自諱其訊詢不明
之短云公於是計無所出廢寢食者兩月殫心昧死
說郁萬端申救愈力又因郁之應門者具述三十人
所以含寃狀通於郁之內為郁解居有間公復頓首
郁前曰公之成案已定矣然不明之失小三十人之

寬大也某不敢以口舌爭第提諸庸者家來其從自
見耳某請以身受命往郁不得已令公往而公又私
貽獄官吏金為稍稍寬程桎梏楊延旦夕之命以待
無何提諸庸者家至郁盡出其獄群盜於臬司大堂
令徧識之果識出二十八人者皆磚石工也而其二
已糜爛獄中矣郁始驚嘆其危盡活之歸而相率具
工食費千里來吾鄉造地面磚磚公之堂者五以報
工竣哭而歸固不受直然公竟直之也安陸有孫生
交者美少年也貧而微又落落無能文聲來就試鄂
中公一見異其器盡力館穀之同輩笑公曰艾氏子
癡艾氏子癡已則非文墨行而徒以器識鑒賞生
公聞之遇自若也項之孫果第連成進士不十工躋
尊顯公以謁選上吏部孫適又握銓吏部欲破詞報
公固辭曰何可以其一故人故而廢典銓大法為授
兩淮鹽大使公至兩淮富商大賈有墨其金賂公者
公首發其奸不少貸廉聲著淮上正德間逆瑾用事
虎焰灼天下鄉有御史梅岩黃公論劾瑾矯詔禱之
朝堂幾死公走使千里介醫護之南歸已而瑾又以
諸監官貨源也有能入貨如望者拔其官公自顧宦
屨瀟然雅不喜附炎阿權以微軀厚遂棄官歸鄉人

謂公必捆載歸也。歸時值宸濠諸亡命千百人行劫，鄉人盡避匿深山中。皆謂公必不免。公為具食飲門外，以待隣。有與公郤者大呼擊賊，命移怒。公賊將入，忽見群鴉蔽天鳴，賊驚曰：「此必善人家也。」遂相率去。人謂公陰德之報云。公歸日，與田夫野老狎黨鄉里。青黃交時，日往來通衢，語人曰：「若能舉此數日火乎？不爾，吾且遺若公不饒於賞，又大母胡孺人素重與公，每每道問時人之價，冬月思凍者於途，輒解衣衣焉。嘗一冬曾大母危，三製重裘也。歲時出里中收青歸，若有布帛諸物，預呼房族之貧者踣遺之，曰：「是物。」

一入門，非吾與爾有也。見里人家無檐石而外作統袴之態者，心甚鄙焉。常率家童採薇食鄉國子生唐佐貽公詩，有「清厓官地儉居家，白日青天玉未瑕」之句。此雖瑣瑣，亦可繫公生平居無何逆瑾敗，詔天下以忤瑾失官者盡徵入京，計日超厥階也。邑大夫促公應詔，公固辭，因號漁隱。老人以見志，晚歲病咳嗽，甚一日病革，鄉有不檢者數輩來問疾，公尤瞪目視曰：「爾可誘勵行檢學做好男子云云。」其正氣至今猶可想見。公自楊坊徙居庄頭，謂庄頭風氣勝也。又議姜源鄧家山有旺氣，羣其父雪筠公與其母鄧孺人。

至今吾輩後公者皆斌斌以詩書發家人皆謂公下
陰陽二吉為有徵云文科曰若大使公者可以傳夫
往余髫年嘗侍左轄黃先生黃先生曰爾知爾先人
大使公乎爾今秀而文食爾先人之報矣且為道所
云云而猶服其被究盜識孫生忤瑾不復出三事黃
先生之言夫有徵也夫若大使公者可以傳矣作大
使公傳穆曰大使公傳出伯氏萬安公手蓋早年作
也余檢出笥中芟繁補遺以成實錄今後代子孫知
有大使公耳夫期年樹穀百年樹德公之德種種厚
矣固宜其留為子孫數世之利也然余於救寃盜事
則誠嘆其難焉昔大宋及第以活數百萬命余每過
渡蟻橋為低回久之夫蟻蠕動微眇耳而宋公猶然
身享其報公以一臬司椽苦心殫謀傾身極力脫三
十人游釜之命於椹鎖之下相與啣滯濡沫而復為
生且法司論報已成之案一旦以公廢也其視宋公
渡蟻事為何如傳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言善惡終
有報也凡人家子孫茹肥乘良不念先世以故行事
多墮厥先休余為此懼官刑部問刑輒求其生奉使
慮囚矯詔不敢多殺起官蜀臬數從大疑獄案出人
凡此皆惻惻以公為念也第余居官生人固其職比

公所生活事體權力時勢蓋難易殊矣吾儕其尚合
公之所留益務樹德積蘊無忝前人焉

先大父國子公傳

國子公諱秀字世芳號友筠大使公子也公從諸生
廩而擅時譽為提學霞山蔡公所識拔每出校各罷
縣令公隨年幾六十以歲薦遊北監掛選歸居無何
卒公倜儻有大略而急於公義識度深沉凝然不動
加之以無故臨之以非常如無有也為人孝友篤至
泔泔以覆內外食指林林寂無敢諱教子孫尤嚴吾
家稍上受書而有童心善逸公怒鞭笞之錮之空
中不令出吾長公幼穎慧顧佻僂任誕不羈公時時
鞭笞輒辱之冀其有立後長公薦於鄉公病中趣工
匠辨棹椅諸器用人問故答曰旦日者某必第其待
賀客及報至而公世先是通戶為僭運糧流亡艾氏
哀微矣公奮身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吾艾氏奕世好
脩無忝舊德天寔支之而今願罹其憂將振頽允宗
之有待乎未可以當吾世而墜先緒于是招亡復業
捐已力收穀而懷結之又立為家政以聯其族之散
如曰合族衆奉祠墓叙倫埋勤職業崇節儉急賦役
禁誣訟興禮教八條皆其著者用是人各有固志艾

氏稍稍立有里中豪者欺公門戶儔也觀囊謀伯其
產揚言曰吾必逐艾某還楊坊乃已楊坊者公祖居
也而大使公新徙庄頭犯豪之忌公不得已訟之官
公以子身當群雄鷓張獍食之衝訟數年卒得直而
豪亦自斂手退矣會記長公謂余曰大父每與仲父
商訟事時見余至則脉脉械吻退謂仲父曰訟多機
械語壞人心術吾蓋不得已為之可令若聞之乎其
教子孫嚴而正率類是至其存心仁惻振人之急如
不及每出殺貸鄉里人縮其息貧甚者折券捐帛收
也人以此多公之義益德焉每出府縣見有膏活馬
雀者盡買放之見道旁有死人則令家僮弛負擔盡
日出力為殮之常往府途宿聞一婦哭甚哀問之為
積逋不償也將鬻兒女償之以是哭甚哀也公愀然
為傾囊代之償且厚如此又公達人也例出貢置酒
會合學友公在縣酒半家人來告吾贈公之變甚亟
蒲座大驚瞿然失席公色自若飲如故吾贈公入推
待公回目始瞑公卒不之哭第見公滿面發赤色靈
筓而已人謂公矯情強忍余以為非違者不能也不
然公獨無父子情者哉余以童時所習于公者紀之
穆曰余七八歲時見公輒避不敢見後讀古官樓公

每教余與諸父習揖讓行步不一借顏色又嘗見公元旦日携岐南叔步出行以小忤手鞭笞至余家哭不已不止是時岐南甫十齡耳於此見公之教子孫嚴矣吾家自先世迄公始以儒術著又敦德好脩延及我後人庶幾茂明之公之功要不獨振頽定傾已也余以故列其行事

先考贈中憲大夫鴻臚公傳

贈鴻臚公諱鳳翔字鳴道號丹崖國子公長子也公幼讀書難強記然發憤勤苦焚膏晷曙猶聞咿唔聲弗休以故記之久又穎悟高為文清切得歸趣三試不第人皆曰命公曰吾業之未工而頽命之罪繼今當大肆力期必第也年幾四十卒長筮屈於短筮脩能阻於窘途自古嘆之矣余六歲時哭公攀號躬飯含焉公為人有至性貌恂而詞幅辨於心詘於口閤沕不耀如礪金璞玉眾人莫識也常自言曰純白載道大冲不盈夫知我者希則我貴夫舉世文而吾質至文也舉世巧而吾拙大巧也舉世有而吾無真有也吾知吾之為吾已耳而頽倭套襲機以中世則人必駭且笑之何者謂吾一旦化而為鬼也故公之生平有君子長者之譽焉公與長公萬安公同為諸生

萬安公恭已有盛名余亦受書塾師目過輒成誦公竊儀其皆有立乃皆不及見也傷哉余為郎比部時得贈公如其官至今未及焚黃墓道每念之沉痛數穀涕下不自禁矣穆曰里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夫謂積德裕後也金帛田宅豈傳家之物哉而世人日夕波波汲汲謂是可以長世亦愚甚矣吾家大使公有厚德贈公雖無行事可術然其平生心行一歸之忠厚天理埋光而沉馨所以培善根延世德者亦既深且長矣吾子孫亦庶幾永有賴焉

先妣李太恭人傳

李太恭人名龍贈鴻臚寺卿丹啞公配也為長慶季菊逸公配方孺人長女方孺人子孫多日夜禱神祈女已而有身異居族子李太美者夜夢數人昇一輿入孺人室輿中一女子翟冠綉服紆紳揚帔儼然不類常女也又二龍繞輿旁覺而曰兆也其為吾嬭母產乎厥明來方孺人家言夢孺人以夜半免身生太恭人矣以夢龍名龍又龍男兆也應余兄弟二人云太恭人事其公國子友筠公姑胡孺人最謹以孝聞相贈公為名儒生一切家內外事獨身之年四十三贈公世太恭人天性澹泊朴素孀居拮据佐其家焉

長公與余顯學長公以先大父督之嚴學而名有成
余受訓長公長公亦督之嚴而太恭人時時舉儒生
遠大事責索謹戒於內以故余亦繼長公名有成長
公官萬安也迎養太恭人不就養後余官京師也知
太恭人亦必不就余養日望雲為蘇蘇墮涕寡家書
至太恭人必屬曰兒幸度其職無我念余稍稍慰余
奉使決囚上谷歸觀是時詔治決少者嚴甚余別大
恭人曰兒茲行寧聽恭毋寧濫殺太恭人漫應之卒
之余果決少被祭幾奪其官歷有餘考刑部主事
滿得微天子之靈封母太恭人出刊辭章服介使上

太恭人壽太恭人喜於是人爭詫曰鄉者太恭人產
時夢輿中翟冠綉服女其謂今日乎兆母兆子矣余
是時在京師日夜念太恭人不置欲告則不可得懊
不即掛冠歸然而志念矣夫先盡東其行裝僦置糧
船上載之歸傾之有江陵奪情事事與余志念大相
背因憤發言之捷之朝堂幾百人爭傳不諱矣余內
創聞而信之喟曰吾固知吾夫之有是也閉門三日
不食形容瘦損舉家皆驚太恭人慰解之曰吾兒果
有此是為國太義死且天必祐善知吾兒不死况吾
日來無不祥夢乎爾何過聽而沉痛若是久之余家

書至知吾內信余與太恭人料余事皆不棄太恭人
聞余書中斬斬語益大喜余過家時裹瘡卧牀血淋
漓又兩解官橫甚日怒罵索余金促之行太恭人為
時時具美食飲柔兩押官度幾故瘡少延息之且促
余扶病行也行時舉家皆哭獨余與太恭人欣然揖
別無兒女子態余後以間歸覲太恭人曰兒第行無
我念又欣然如則揖別時蓋余自蒙譴以來太恭人
不獨無半語怨悔即吞嘆聲不聞也顧不以余矯詔
少決人為是太恭人何獨不仁如婦人哉蓋有見矣
頃余報起家西蜀太恭人喜自是行不挾余以春秋

高道延不忍行乃日促余之官必欲與行俱西也念
籌躇久之一日聞盡散其室中藏與人知其有決志
遂奉太恭人與至夔州始輓舟上巴渝在巴渝署中
余每有公出太恭人則又時時念余念家一日報余
轉光祿大喜呼酒共諸孫諸婦飲朗誦少時所記口
號詩大笑聲徹署內外且欲與余俱北如前西行時
歸而舟至歸州古黃陵廟前廣兒水太恭人大慟遂
決意歸余亦以此灰心世途且謂頃者母西吾與西
母今不北吾安能舍母而北也為具告養疏擬上之
會太恭人從岳州抱病歸至明年正月十八日誕辰

忽攬衣起坐室中子孫諸婦羅拜上壽逾月卷忽大
 還矣痛哉太恭人性耿直無機事人有過面折之素
 無厚藏有則推以與人平生布衣蔬食以為常余兄
 第官中每寄錦綺文綉服置不服即童服歲時僅一
 披之諸婦有革服來室中坐者坐竟日不語布衣來
 坐者則呼婢煮茗啜相與言笑竟日夕以此諸婦無
 敢革服者見人有過夫動舉所習聞里語慈喜有好
 浮靡者則曰不聞牛背穩布衣牢乎有好爭訟者則
 曰不聞饒人非痴後得便宜乎又居常每對子孫曰
 床無病人獄無罪人便是此生受用清福其為慈訓

忠厚如此年八十六常紉補敝衣履與婢女穿匿不
 令子孫見燈下常自穿針余謂其年望百如母方孺
 人也詎謂其遽不起哉醫家診老人脉宜休囚太恭
 人獨生旺如盛時本之陽臟每已病必涼藥項病時
 真火蒸蒸灼其軀手掌龜裂藥不能已矣痛哉享年
 八十七云移曰余為郎時思太恭人輒敝蹠視其官
 道受管欲死時大懼傷太恭人初未擬其何似也余
 歸見其容貌志意別而之成所以此知太恭人識度
 深遠矣余為子恨知毋晚也至論天性澹朴不以余
 兄弟故而有侈心常自親中饋紡績見之者謂蕭然

食貧婦也此不可以觀太恭人哉

處士公井峰傳

處士公諱鳳梧字鳴時號井峰國子公第二子也少好美而罔殫心于學國子公督之嚴常錮之室中不令出長而謬違伉爽能其家國子公曰是兒致身青雲恢大先聞吾無望矣庶幾成家幹盤稱有子乎無何里中豪有謀伯國子公產者訟之官事屬鮑僉憲問鮑威明著楚中將蔽罪國子公坐之侵欺公大聲詎天闖法司門入曰侵欺其庶人罪于吾父生員何預而公寃之乎某死即死耳不忍令吾父寃也鮑大怒加公三木絀腰折脊瀆于死國子公以是得末減嗟嘆公之以身明國子公不愧子矣人有議公處兄弟叔侄之間不然者此蓋性氣所使春秋譏刺不及庶人何可以一青掩公也

文學公岐南傳

余與文學公諸父年相若少時同學先後同為諸生又同有名文學公獨在府學公諱鳳來字名世號岐南國子公第三子也稟分英邁不倫居常恃性敏不事讀書為文每遇試數日前稍涉獵書義大指臨場握管便咄咄有奇氣逼人常列高等使假之年寃竟

斯詣詐可量哉隆慶庚午以赴試居省城病劇卒先
是行時夢自與鄰人周某書云獨我惟此若五字後
卒於周瀟溪書院又同舍者獨公染恙也信有數哉
病革時作詩二首其一云金風蕭蕭天欲落病客伏
枕劒無光願遡瀟溪千古脉斯文正氣共翱翔卒之
日策岐雲與余侄而康在且屬岐雲曰有弟在吾客
死無憾其撫我三子後岐雲為扶觀歸公為人放達
而性稍褊急然好辨有口遇事有才力擔負嘗曰守
空文無以自見於世如膠舟不渡木騮不駕無為貴
士矣乃天奪之速志願不酬惜哉

先兄萬安公傳

隆慶中余官京師家人來言公從吳中歸邑邑不自
得顏色憔悴羸羸又卜築楊坊庄居日猾猾為校老
計余抵公書曰隋侯之珠不可以彈千仞之雀謂其
所拍者重也吾人之有生非直隋侯之珠之重也吾
生之未卜而卜居乎無何公計至矣吾何忍傳公公
諱科字晉卿號皇野贈刑部公長子也生而穎慧絕
倫讀書一目數行下輒成誦終身不忘八九歲時同
諸少年受書塾師塾師日口授諸少年史鑑義數十
篇令公試立其旁聽僅移晷耳聽畢置不復讀詰旦

塾師雜舉數十日以難公一一應聲對如呼響答即
贈公與諸少年聽講者竟日夕讀記反不逮也人以
此奇公塾師笑曰父不得而子者艾生之謂乎蓋是
時贈公讀書難深記云稍長為文泉湧颺發援筆滾
滾數十言率多不經人道語沈御史越令吾邑見公
輒呼曰千里駒千里駒云公讀四書易經僅涉本文
大指敝帚一切諸講義即朱傳且置不讀每試目出
竊以其意為之類暗與朱傳合而時有離之者有司
每每驚其逸思藻發不謂其離也年十七八已博獵
百氏為古文詞縱橫馳騁嘉靖癸卯提學取應試生
名次置公後公發憤卻增廩不拜李邑諭以為狂風
公曰今科爾必第乎公曰必第曰第盍券乎公曰券
已而公果第人以此益奇公自是公豪於詩酒放情
山水厭薄舉子業如秋毫浮烟矣嘉靖己未署嘉定
邑諭事見海翁中丞首薦公學兼太藝之長文有三
蘇之氣為忌者所抑陸萬安知縣萬安值流寇新殘
議增城脩守備府又當孔道日使客索折乾其豪宦
動持官吏長短公至拍俸高其城繳還府給帑金數
百兩因與分巡譚有卻創守備府地方賴之革去折
乾裁豪橫以法各造為飛語中公於所卻得改調夫

公去萬安別諱曰九彈童有見之而面熱汗下者有見之而可發一大笑者若科者真可發一大笑也諱默然內媿久之至江西上書栢泉胡中丞曰科之奉職無狀宜有今矣而其致謗之由則有五焉夫此五者可無辨也而今辨之者以官可無作心事不可不明也科自任萬安以來見一衮生與縣丞楸鬚繫頸而趨於公庭無復衣冠之體初未知其為誰氏子也而笞之後知其為某權貴親舅心頗悔之而其實法固當有然者狂生自是媒孽萬端矣一也紀功察院註節在顛往來絡繹之使索夫駟折乾者日至數十

金民甚苦之科一切革去雖民困少蘇而所謂借譽於左右者無有矣二也自科歷任一年餘耳而察院支無碍銀餽鄉宦者數千金其實比銀一無有也於是不得不曲為處之而有難冒科罰之名以應當路之命者則甘心移者多矣三也五事今遺其二胡公覽其書灑然異之曰爾文人也書實事也惜爾不能早吐出胸中之音耳異時當為言之主爵者備中書誥勅之選焉公入京例得改教授補瑞州府鳳凰山有文文山廟文嘗九日登高飲其上後人因廟之梅崖周中丞莫焉見石刻莫文不佳立命公作四六語

公援筆成有曰方其登高舒嘯必多閔時憂國之懷
且其就義併容亦即把酒臨風之意固大賞其切先
是補瑞州時閣老養齋嚴公尚書潯陽董公鎮山朱
公見公所為孤志錄叙文交口嘆曰艾教授異才也
為軍騎禮之皆向許轉公誥勅公以詩謝有開館
幾人延國士狗謙此日下儒官之句乃公方出京而
三公皆相繼解去矣即前胡公入為太宰物故矣居
頃之公亦承父母重歸起補蘇州教授陞襄府紀善
矣夫公心無了才矣思不遇知遇知矣思不見用公
之才氣稱萬人敵乃不利於官而猶幸遇特達之知
於四公四公者皆當號太阿在掌可謂有厚援夫而
卒不能一振公淹豈非命哉此長沙之行所以徒來
宣室之召而卒俾之憤鬱以終也余於公泫然動古
今才人志士之悲焉然公雖不享於官而朗暢自豪
每有塵外之致為人不事苛蕪曲謹意氣傾湖海海
內士一見輒吐肝膽交驩諸富貴有勢出已右者必
欲陵其上諸出已下者愈貧賤益敬禮與之釣見人
有小善薦寵如不及也議論口若懸河雜之詼諧滿
堂賓客稠入中有公在為捧腹絕倒第性直稍褊急
面折人過不能容聞人長短如茹物不下必吐乃已

以故徃往以口舌被訛人附之者少焉然其中絕無
宿藏洞見裏底時或怒人轉盼如太空倏霽萬象不
失平生急於義如湍水赴壑吾平有寄庄稅代率民
輸者百十年矣以閭屬故公為書抵江西當筭曰國
有分土無分民寧民田之而使平民賦之是厚怨於
平非寧之利也長民者將怨是弭而可不從公處分
以已亂善鄰乎卒之變官會勘如公指兩地帖再平
平焉里中黃氏田賣各家而稅留其戶名曰賤無徵
逃亡矣公憫之貽書勸里中人曰百足之虫雖僵不
仆以扶之者衆也千鈞之重十人舉而少一人則不
易勝矣黃氏之存亡固吾九家相與為利害安危者
也若見小利昧大義苟目前之便而忘久遠之圖是
棄其所以安而就其所以危也里中人不聽令持書
愬之當筭卒各歸其稅黃氏賴以存凡此皆智巧所
避而公獨毅然肩之以是任謗任怨有弗辭者鄰邑
虞王崖有黃道人者以僊術聞為通和殿日會玉帝
薦紳諸老爭儼然師事之鼓動一方矣公為移文曰
神僊事有無不可知設有之亦必遣六慾滅三毒恬
澹以順神養氣而後能清淨得道與上帝通也今觀
道人者一酒肉俗道士耳其去僊奚啻萬里而顧鬼

言玉帝以自神抑可謂欺人於白日矣諸老其心事之畏閻羅勾喚耳而因之熒惑一方人心則誠可慮焉監司讀公文為駭之出境其不惑於神怪又如此公幼學而好弄大父國子公督之嚴余猶及見其第之數月前日鞭笞不已也公又以大父督已者督諸父與余常對人曰吾邑繼吾而第者必待此小子是時余年甫十餘齡也余果後公十六年繼之第曾記公送余赴試曰爾茲行即場中文不可知知必第也後余入初場文不稱而家間鴉鵲千百群應期繞舍鳴公曰此第徵也即大書旗面文魁字以待又日趣工匠治廬迓賀客有間報至矣一見試錄名次為默然又之公之望余不但已已公教人常依節義嘗數為余談劉忠宣公西成事余童時嘗誦白頭今過六盤山之句而想慕其為人乃吾楚自忠宣公西成後百年矣而繼公西成者獨余焉公之教余與余所歌詩不至是識乎余時為悵然追憶賦之頃余拔自行間矣知公之靈必為余喜其以直鳴又以直顯度幾少慰公於九京也願余又何能報公哉余為之傳欲後之讀者彷彿公風神意氣言笑焉公所著詩文有對鏡集惜羽集糜畧集寓吳稿穆曰五石之藪不以

之浮乎江湖而憂其飄落無所容夫謂其拙於用大也。以公之才氣使為舉子業趨時學樣必能亦拾上第為詩文尚法摹古必擅名家居官務循謹抑損可取通顯大有樹乃皆不之然其於用太也拙矣然公固不以此易彼也嘗觀公之為人。不羈每類灌長孺。罵坐謁上官言必笑亦每以是得過。蓋本之稽叔夜。阮嗣宗之流宜論於繩墨禮法之外者也。以時局論公失公矣。至其英氣義氣偉文雄談則士大夫至今嘆慕焉。

亡兒而廣傳

嘉靖戊午余初第時一相士謂余曰公三陽火旺必生男其應在十月乎余歸而十月十八日廣兒生小名廣以余新從湖廣歸也長命名曰而廣云陸慶庚。千余考家官國子是時廣年十六而痘險幾不能全賴陳中丞公為迓支醫全之陳公復為余捐金謝支醫義至高由國子徙官刑部丙子秋余奉使關外携廣歸明年余以言西戍又明年廣為博士弟子夫從余西余體裹廷筓瘡不能馬廣身疥亦不能馬日相與辨辯行數十里過沔池縣遇藥廣一日疥盡瘡至謫所兩面孔相嚮空存皮骨居逾年與廣遊終南山

栖祖安道院中余日讀書哦詩不休廣亦發憤業
浸有得時或乘興尋幽吊古夜半登說經臺冀所謂
青牛紫氣隱隱千古之上者庶幾遇之之僊遊寺過
江樹玉女泉飲問坡僊調水符何在共友人浮白引
蒲酒酣耳熱為邀月黑龍潭遠放歌舒嘯與江聲相
通和厥明東遊草堂寺觀鳩磨羅釋古塔翠色潏潏
光芒欲飛盡日別蘇磨斷碑讀如接古人當是時余
施施漫漫與烟霞塵豕為徒不復知身在萬里外而
廣亦安余之娛窮愁破岑寂父子相倚歡甚不忍離
也又明年廣以歲考歸金提學置其文高等補廩余
起家巴渝未浹旬轉光祿矣余與廣同舟歸以舟狹
別居廣兄弟子姪六七人於民舟隨之行時水落峽
中諸險惡道已過至歸州古黃陵廟前廣與六七人
方同飯舟中廣先出如廁舟忽觸石敗廣沉水死矣
昔萬曆癸未之十月五日也痛哉天乎痛哉天乎余
何罪禍及吾兒耶吾兒何罪禍及其身耶天實夢夢
爽報施耶玄冥失護耶人生太齊止是耶舟何以不
敗於峽中諸惡道耶何六七人同飯舟中廣獨與禍
會耶此其故余莫知之矣先是余未起官時廣二牝
鷄晨其音又家人夢廣所居屋大顛至昨未敗舟前

二日半夜忽聞水聲大嚮者二如人從水跳躍者又
廣婦踰夜夢數人手繩索來河船上捕捉人船欲欲
覆覺而見燈照船窓上人簇簇怖甚明日日晡時遙
望河船歌如夢中狀人皆林立小魚船頃之而慶興
華茂二孫悲號來知廣死於水矣日茂幾不免去其
足而泚水中又同廣沉者庄民陳也二響聲固徵執
廣音氣類余余西戌時所有諸名公書與詩廣皆手
錄成帙且欲為余刻西戌集性放達能酒常歌杜子
美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之句又剛硬
人不可干以私親知有因廣干余者廣對使焚其書

不必告即入蜀於余行事有裨余先從陸之任廣奉
先太恭人舟中行事先太恭人驩甚所過屬地餽送
一物不妄受余西有公出廣在署中禁雁鴨者一切
餽問不通余治北行裝例發各物價與主辦官給行
戶廣勸余親給之蜀匠造牛尾巾者例賞可一金廣
獨以三此雖瑣屑事可以觀人廣與友人同攻科場
業有次第文健朗可望詎謂英英奇氣一旦河伯奪
之哉吾之飲恨當與黃陵江流共長矣雖然人生飲
啄前定况死生乎廣之化期死所皆有在命是司之
將無天促廣之歸而使余有茲行余之有茲行也非

廣為余而余實為廣與不則晨鳴之鷄顛居之夢何
獨見徵於三官未報之先耶余於廣又奚悲廣有子
二長曰日茂次小名曰川余往辭按君邛州夢褚衣
人打黃旌道上來後見與中一小兒可五六歲貌甚
癯抱之則公呼余余覺而知廣婦產必男也後果舉
男子貌癯死如夢中見小名川者川東道中生也生
二十日而廣及於難云